



14  
1544  
33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十七

宋 井研 李心傳 伯微 撰

財賦四

國初至紹熙中都吏祿兵廩

祖宗時中都吏祿兵廩之費金歲不過百五十萬  
元豐間月支三十六萬宣和崇後無度然後月支百  
二十萬渡江之初連年用兵然猶月支不過八十萬  
至淳熙末朝廷無事乃月支百二十萬而非泛所支  
及金銀綿絹不與焉以孝宗恭儉樽節而支費擬于  
宣和則紹興兵休以後百司官禁循習承平舊弊日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十七

宋

井研

李心傳

伯微

撰

財賦四

國初至紹熙中都吏祿兵廩

祖宗時中都吏祿兵廩之費金歲不過百五十萬緡  
元豐間月支三十六萬宣和崇修無度然後月支百  
二十萬渡江之初連年用兵然猶月支不過八十萬  
至淳熙末朝廷無事乃月支百二十萬而非泛所支  
及金銀綿絹不與焉以孝宗恭儉樽節而支費擬于  
宣和則紹興兵休以後百司官禁循習承平舊弊日

益月增而未能裁削故也

### 渡江後郊賞數

渡江後郊賞建炎二年用錢二十萬緡金三百七十兩銀十九萬兩帛六十萬匹絲綿八十萬兩皆有奇紹興元年越州明堂內外諸軍犒賜凡百六十萬緡四年建康明堂增至二百五十九萬緡宿衛神武右軍七萬二千八百餘人共支二百三十一萬每人率爲十三千有奇劉韓岳王四軍十二萬一千六百餘人共支二十八萬每人率爲二千有奇而萬州不與其後日有增益二十八年冬祀上自立賞格命有司

行之寔歲錫賚金緡視前郊減半蓋自宮禁百官宗戚闈室下至醫祝胥皂人人有之不可復廢矣

### 三司戶部沿革

國朝承五季之舊置三司使以掌天下利權宰相不與王荆公爲政始取財利之柄歸于中書元豐官制戶部尚書左曹侍郎各一員掌經賦右曹侍郎一員掌平苗役坊場山澤之令由是版曹但能經畫中都百官諸軍廩給而止建炎初以軍興國用不給始命張誠伯以同知樞密院事提領措置戶部財用黃道周潛厚以經詞副之其後孟富文慶沈忠敏以求皆

以執政繼領利權少是少給然所取大率出于經制之外焉自罷總制司版曹但堂經費歲入僅五千緡出亦稱是一有不足于朝或遇軍興則除禁帑應付外版曹但能預借民間坊場淨利四百萬緡紹興三十一年十月或科賣度牒六百萬緡而已隆興二年二月乾道初孝宗堂記戶部歲入之數較之歲用但闕三百萬緡元年十二月時會子初行李侍郎若川請增印二百萬緡二年然上半年尚闕五十萬上於左藏南庫以銀會中半與之三月自是版曹歲借南庫錢百餘萬緡因以為例淳熙中韓子師為戶書始

免例借自後皆守其規約焉先是上以諸路財賦收支浩繁令兩侍郎分路管認乾道六年正月乙酉淳熙十年王宣子為戶部尚書始請于次年四年將諸道監司守倅所起上供錢比較以定掌罰許之八月其後減展磨勘年有差由是罕有遺欠者迄今遂為定制

左藏庫會計錄

左藏庫者國家經賦所貯也淳熙中左藏庫幫過三衛百官請給成歲為錢一千五百五十八萬緡銀二百九十三萬餘兩金八千四百餘兩絲綿一百十八

萬餘兩絹帛一百四十八萬餘疋以直計之金銀錢帛共約計三千萬緡而宗廟禁官與非泛之費不與焉紹興初鄭傅之湜以秘書郎轉對爲上言今黃老之官衛卒動以百數外成家廟防戶之兵多于太廟額外將校之俸錢半于正額外庭百執之費不足當閤門醫職近侍之半請明詔大臣裁定經費上自乘輿下至庶府除奉宗廟兩宮給兵費之外切量裁之酌罷其不急損其太過趙德老爲戶部侍郎因請稽考內外則置紹興會計錄候見大槩之後命戶部宰屬同共詳議而一二大臣公心叶意爲之斟酌以其

所減損以予民遂命版書葉叔羽中執法何自然檢正林和叔左右司沈信叔楊者甫與德老同爲之二年正月辛未丁丑兩次降旨未幾自然丁內艱去官後亦未有所減也

### 左藏南庫

左藏南庫者本御前椿管激賞庫也孝宗卽位之始年改之先是紹興休兵後秦檜取戶部窠名之可必者盡入此庫戶部告之則予之檜將死屬之御前由是金幣山積士大夫指爲瓊林大盈之比二十九年夏河流淺澁綱運不通高宗嘗出內帑錢五百萬緡

以佐調度五月已而謂輔臣曰朕息兵二十年所積

豈以自奉蓋以備不時之需免臨時科取重擾民尔

及軍興又出九百萬緡為出師之勞功之用明年夏

詔從臣條具足食足兵之策三十二年四月黃通老

為禮部侍郎建言足食之計在于量入為出今天下

財賦半入內帑有司莫能計其盈虛請唐德宗楊炎

之策歸之左藏及上受禪袁伯誠字左諫院復以

為言上納之遂改內藏激掌庫為左藏南庫焉七月

然南庫移用皆自朝廷非若左幣直隸版曹為經費癸丑

也淳熙末始并歸戶部十年八月二日上諭大臣曰此

庫併歸版曹朕亦省事既而都省令戶部管認南庫

錢二百萬餘緡版書王宣子奏此皆奉親及內教所

需不可久闕計歲祇應支九十五萬而見在止三十

五萬其應入者又三十九萬有奇既闕二十一萬緡

而南庫例還戶部沙田錢二十三萬緡又在其外合

之為欠四十四萬緡是南庫歸版曹無益而有損也

乞就撥歸封樁庫其朝廷年例合還戶部錢却于封

樁庫支不從已而蔣世修正言又奏南庫撥歸戶部

于今二年而庫名尚存官吏如故乞併罷上曰若盡

廢庫名出入必殺亂可以左藏西上庫為名十二年正月三

日 于是諸路歲發南庫窠名錢一百九十八萬餘緡  
改隸本庫後又改稱封樁下庫仍隸戶部焉紹興元  
年十月二日

左庫封樁庫

左藏封樁庫者孝宗所初也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  
支至淳熙末年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爲名撥入內  
庫或睿思殿或御前庫或修內司省司不敢執鄭溥  
之爲勅令所刪定官因轉對爲上力言之時十三年  
矣庫中所儲金至八十萬兩銀一百八十六萬兩餘  
又有糴米錢度牒錢而下庫復儲見緡常五六百萬

十六年夏溥之爲秘書郎因對轉又爲光宗言之疏

入命戶部稽考以聞

十六年六月

然卒不竟也慶元後每

封樁庫取撥錢輒數十萬緡銀亦數萬兩黃金亦數  
千兩蓋以奉神事親之費也六年六月撥封樁庫錢  
一百萬緡修奉太上皇后攢宮七月撥二十萬緡入  
內藏八月撥錢五十萬緡并銀二萬兩充秋季供奉  
太皇太后使用又撥金二千五百兩銀二萬兩充明  
堂使用又撥八十萬緡修奉太上皇帝攢宮一季之  
間所撥金銀錢計直二百五十萬緡蓋多非泛支用  
故尔常年則不及此數焉



內藏庫 激賞庫

內藏庫者始因堯祖削平諸國收其帑藏貯于講武殿廊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因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亦謂之景福內庫然歲入不過錢百餘萬緡銀十餘萬兩真宗咸平中嘗謂宰相曰祖宗置內藏所貯金帛以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二聖削平諸國親祀郊邱其費不貲皆出于是三司所儲凡六千萬自淳化迄景德每歲多至三百萬少亦不下百萬三年不能償卽蠲除之此庫乃為計司備經費耳故仁宗後西北事起大率多取給于內藏 神宗用王荊公計凡

摘山煮海坑冶權貨戶絕沒納之則 此白三司名屬左藏庫

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禁軍閔額地利之資悉歸朝廷元豐元年更內藏庫者凡三十三庫每庫以詩一字目之五年又取苗役羨財為元豐庫直隸朝廷在內藏之外長編載 元豐 庫疑卽殿庫乃內藏也本在講武殿後改崇政殿庫按 太府寺南為崇 政殿 庫在大府南元祐初宣仁共政呂正愨公又建元祐庫以備封樁皆號朝廷庫務徽宗崇觀後則大觀東西等庫西城無所慮皆天子私藏而版曹告竭矣高宗渡江但有內藏及激賞庫秦丞相用事每三宮生辰及春

秋內教每年寒食節與諸局所進書皆獻金幣由是  
內帑山積紹興末有詔除太后生辰及內教外餘並  
減半二十九年八月丁巳孝宗初政又并進書禮物罷之紹熙  
中始數取封椿錢入內藏上受禪又取淮東總領所  
羨財五十萬緡入內禁帑識者常以爲言激賞庫卽  
所謂左藏南庫

### 御前甲庫

御前甲庫者紹興中置凡乘輿所須圖画什物有司  
不能供者悉于甲庫取之故自工技藝之巧者皆聚  
于其間日費亡慮數百千禁中旣有內酒庫而甲庫  
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課額以此軍儲常  
不足二十九年冬張子公再爲吏部尚書因見上言  
王者以天下爲家不當私置甲庫以侵國用上從其  
請盡罷之人由是知甲庫之設非上本意也

### 三省樞密院激賞庫

三省樞密院激賞庫者渡江後所創也自建炎隆興  
堂膳始減至維揚又減至臨安又減紹興四年秋趙  
元鎮爲川陝荆襄都督旣而不行遂以督府金錢入  
三省樞密院激賞庫十年秦檜之當國以兀朮叛盟  
用兵須犒師之物乃計畝率錢徧天下五等窮民無

得免者然兵未嘗舉而所歛錢盡歸激掌庫其後歲至支三十八萬緡堂厨萬五千東厨萬二千玉牒二萬四千日歷勅令所國史院各二萬上書省犒設萬三千中書門下七千密院九千識者指爲冗費二十九年冬上命御史舍人議之朱漢章洪景嚴奏歲減二十萬緡十二月詔可孝宗受祚復減歲用錢爲十萬緡二十二年七月迄今不改

### 合同憑由司

合同憑由司者宮禁所由取索也歲取金銀錢帛率以百萬計版曹但照數除破耳雖有歲終比部驅磨

之令然郎官第赴內東門司終日魏座而數璫與數媪自爲會計郎官不得預畢事乃卷牘尾示之俾書名而已紹興二年春議者以爲濫予橫賜無以樽節請自今內諸司所給賜所營造所取從有司定爲中制惟正之供濫恩橫例皆釐正之詔葉叔羽趙德老何自然同稽考正月辛未後亦不果裁節焉

### 修內司

修內司者掌官禁營繕渡江後浙漕及京府共爲之紹興末趙侍郎子瀟爲浙漕奏免修繕以其事歸修內司歲輸緡錢二十萬後減五萬緡乾道初有司請

悉除免上曰如宗廟有損動處安得不修乃再減緡錢五萬然修內司逐時于左藏庫闕取錢物猶不少今又歷赴北部驅磨者不過斧若干具鍬鑿若干柄而已一錢尺帛並不掛歷故戶部亦無得而稽考焉

### 國用司

國用司者孝宗時始置語在官制中然于國用未有所制也乾道三年春蔣子禮初秉政因謝新除留身奏事爲上言今費財最甚莫如養兵近陳敏減汰二千人賊方滅汰四千人大約一兵每月減二十千汰兵固爲良策然今之軍士類多有官若與之外任旣

不廢券錢又加供給大抵離軍使臣每員月費四十餘千券錢三十六千供給五千臨安一府八十員歲費錢二萬六千緡以此推之諸道可知雖減之于內而增之于外未見其得上曰若是則減汰全無益子禮曰豈惟無益而已今減六千人則必招填六千人是倍費也臣契勘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權住招一千半內外可暗省二百八十萬緡異時財用有餘更招少壯者練習之不惟省費又可精兵上以爲然子禮由此驟相然識者謂此策暫可行也若利其闕額而爲之是又蹈宣政之覆轍矣

是日二月壬申子禮奏事退御筆自今宮禁內人并百司官三司將校軍兵諸人每月五日國用房開具前月支過上五項請給數目人數具開進呈自此月為始外路軍馬降式下諸路總領所逐月開具并非泛支用之數以聞定為永式其後廢國用房而版曹進冊如故

權貨務都茶場

權貨務都茶場者舊東京有之建炎二年春始置于揚州正月戊辰明年又置于江寧二月乙丑紹興三年又置于鎮江及吉州五年冬省吉州務而行在務場隨移臨

安以都司提領其始歲收茶塩香之息錢六百九萬餘緡紹興元年六月九月詔歲收及一千三百萬緡許推賞時以為極盛矣休兵寢久歲課倍增二十四年收二千六十六萬緡三十二年收二千一百六十五萬緡皆有奇乾道三年三月詔以二千四百萬緡為額建康一千二百萬緡臨安八萬緡鎮江四百萬緡于是淮東總領所寔在鎮江月指權貨錢三十萬緡為贍軍之用淳熙中三務場官吏互爭課賞始禁鎮江務鈔引不得至臨安十年夏朱少卿佺為淮東總領遣屬吏劉荀訴諸朝時黃德潤為中執法率台

諫上言鎮江務場軍食所係倘有不售其害非輕臨  
安務場年額未始有虧萬一無有羨財不過官吏不  
該泛賞而已請今提領官摠三務場增虧以爲  
最而鎮江鈔引復如舊令至臨安從之六月自是  
江務場始給矣戊申

豐儲倉 外路積糧

豐儲倉者紹興二十六年夏始置先是王公明爲司  
農寺丞請令諸路以見管錢糴米赴行在鍾侍郎世  
明因奏令諸路歲發常陳米十五萬斛省倉贍軍言  
者以其壞常平法奏紬之韓尚書仲通在版曹乃請

路別儲粟百萬斛于行都以備水旱號豐儲四月其

後又儲二百萬斛于鎮江及建康然頗有借兌者三

十年夏詔補還之四月乙丑今關外亦積糧一百萬斛有

奇然行在歲費糧四百五十萬斛餘建康鎮江皆七

十萬斛餘今中都積但三月之糧關外積糧亦不能

支一歲古者三十年必有九年之蓄自乙酉休兵至

今四十年矣謂宜益儲羨糧以爲荒飢軍旅之備不

則增糴如歲用之數以陳易新使嘗有一年之蓄庶

乎其可也

淮西東湖廣總領所

淮西東湖廣三總領所自休兵後朝廷科撥諸州縣財賦及權貨等錢與之淮西歲費錢七百萬緡米七十萬石張魏公爲都督增神勁軍二萬歲益費二百萬緡湯丞相以爲言故後亦廢然爲總領者但能拘收出納而已故非能以通融取予之術行乎其間也至乾道中淮西歲費已增爲一千一百餘萬緡而米猶如故淮東總領所歲費爲錢七百萬緡米七十萬石而諸郡及監司所緡之輸多愆期者每月五十八萬緡兩浙監司三十萬平江鎮江府及常州共十五萬江西九郡共十二萬湖廣總領所歲費爲錢九百

六十餘萬緡米九十萬石諸路所輸率亦常負十分之三然合三總領所支僅當四川一年之數川中糴買歲爲八百一十餘萬緡而三總領收正色米故也凡三總領所歲用戶部經常錢九百萬緡而權貨所支不預湖廣始發三合同関子乾道中以関子折閱詔歲增撥四川錢帛爲二百萬緡補之錢一百七十萬緡紬絹絲綿在外淳熙末盡損之以捐四川塩酒重課而內府償焉朝廷旣以歲額撥錢歲爲永數近歲軍中大請受人漸少由是年支之外計司稍有贏餘有可疑朝廷惡其優多掩蔽所餘不盡載于成冊

往往妄稱遺積以為已功紹興末內藏庫下淮東總領所取撥羨財明年二月葉正則言此錢當存留以備緩急請詔有司自今除每歲收支外並將有管寔在之數開具成冊使朝廷通知有餘不足之數其非緣軍前事毋得輒支移起發欲以他用雖有中旨許執奏不行缺儲積果多朝廷經制既定然後議窠名之重輕為撥定之數目寬減州縣還以予民從之惟四川總領所自建炎以後專權不從中覆故得以守其職業焉

四川總領所二事

四川總領所贍軍錢并金帛以紹興休兵之初計之一歲大約費二千六百六十五萬緡其五百五十六萬緡酒課今減為四百一十餘萬三百七十五萬緡鹽課今減為三百餘萬四百餘萬緡糴本二稅一百四萬緡茶司錢額一百四十四萬遞年寔發此數二百三十一萬緡經摠制司錢語在經摠制錢事中九十萬緡錢銀引兌界貼頭錢語在兌界事中二十四萬緡三路稱提錢語在其事中十萬緡西河州鹽錢始趙應祥之為大漕也紹興五年四川收錢物摠三千三百四十二萬緡而所出多二十五萬緡歲支三



千三百九十四萬餘緡吳武安一軍費緡錢一千九  
百九十五萬明年收錢減二百八十萬緡出錢增六  
百六十六萬緡以宣撫司饋剩錢補其闕一年缺九  
百四十六萬緡而武安軍需增錢緡三百八十萬凡  
二千三百七十五萬應祥既積與武安不叶遂丐免  
七年李子及代爲都轉運是歲本司所入視六年增  
六百七萬緡凡三千六百六十七萬所出減二百三  
十一萬緡凡二千八百二十九萬以入較出猶虧一  
百六十二萬緡八年子及上疏言本司應付軍前止  
色折估米共二百六十五萬斛有奇而宣司兵籍以

紹興六年考之止有六萬八千餘人決費米若干斛  
之禮每兵約費三十八斛有奇是日食米也蓋宣司  
兵官視軍士居十之一官員一萬七千七百餘員兵  
士五萬七百四十九人皆係名冗占之人而官員請  
給十倍于諸兵計司安得不困時武安亦劾子及饋  
餉不繼子及遂坐免十二年朝廷既罷兵鄭亨仲爲  
宣撫副使右護軍歲計猶缺錢七百七十七萬緡明  
年詔增印錢引四百萬十六年以後始節次寬減重  
賦至七百萬緡十八年亨仲召歸而宣總所椿積錢  
至五千餘萬當此之時蜀中號爲優裕休兵之力也

辛巳用兵諸將增招至十萬六千人增馬五千疋而茶馬等司歲輸又多所負由是總領所歲闕至六百四十萬緡乾道四年二月丙申有旨四川宣撫使集四路漕臣于利州以財賦之入對立養兵之額于是宣撫虞雍公澄覈兵籍去其老弱者近萬人諸軍開落詭籍者二千人立定軍額爲九萬七千有奇又頗取西漕歲制錢以益之至淳熙間軍籍視武安時增三之一歲用視武安時減三之一焉蓋自乾道再和軍中大請受人益少由是計司猶有羨財每過塩放塩酒絹布激賞之屬計所司抱多至十數萬緡少亦不

下二十萬緡實此錢也紹興三年至慶元三年楊少卿輔抱塩酒錢三十萬緡權少卿安節抱布估錢三十萬緡零絹估錢二十八萬緡

激賞絹二十萬緡只此六年間計司已抱百八十萬緡矣今議者猶謂四川總領所有餘羨其實不然東南三總領所掌比皆有定數然軍旅飢饉則告乞于朝惟四川在遠錢幣久不通故無事之際計臣得以擅取予之權而一遇軍興朝廷亦不問自建炎兵興趙應祥權塩酒之課折絹布之估科激賞之費倍糴本之輸商賈農民征率殆盡辛巳之

役王瞻叔無以為計遂大括白契以贍軍朝廷知其擾民而不容其止也自應祥瞻叔為善理財後近歲趙德老楊嗣勳權少卿相繼總賦皆以減放為急蜀人幸之德老常減鹽酒折估錢一月凡七十萬緡然今計司所取錢猶有無藝者如熙六年蠲免鹽酒重課而所減虛額遇閏月財不減謂之加閏通不過二萬緡又如諸縣并契錢自瞻叔以來每捐之以助省計而德和悉拘入計所通不盈十萬緡此皆失于瑣碎者也謂宜捐其無藝而善臧其餘無事則以予民有事則以給餉庶乎其可耳

### 諸州軍資庫

諸州軍資庫者歲用省計也舊制每道有計度轉運使歲終則會諸郡邑之出入盈者取之虧者補之故郡無不足之患自軍興計司常患不給凡郡邑皆以定額窠名予之加賦增員悉所不問由是州縣始困近歲離軍添差大為州郡之患紹興十一年四月用張循王奏離軍將佐並與添差州郡患無以給二巴未十七年六月丙辰兵部奏大郡無過百人次郡半之小郡三十人為額從之而宗室戚里歸明歸正甚至于樂藝賤工胥雜吏流亦皆添差慶元一郡而添差

四十員盡本府七務場所入不足以給四員總管之俸其間有十五年不徙任者許其俸入錢二十餘萬緡米十餘萬斛揚州會府也歲輸朝廷錢不滿七八萬而本州支費乃至百二十萬緡民力安得不困紹興初識者請裁朝廷經費然後使版曹盡會一歲之入正其舊藉削去虛額擇諸路監司之愛民而知財之計者俾之稽考調度蠲其煩重以寬民力朝廷未克行今之爲郡者但能樽節用度稽察滲漏使歲計無乏已號過人無復及民之政矣

### 公使庫

公使庫者諸道監帥司及州軍邊縣興戎師皆有之蓋祖宗時以前代收伯皆歛于民以佐厨傳是以制公使錢以給其費俱及民也然正賜錢不多而著令許收遺利以此州郡得自恣若帥憲等司則有撫養備邊等庫開抵當賣熟藥爲所不爲其寔以助公使耳公使苞苴在東南爲尤甚揚州一郡每歲饋遺見于賬籍者至十二萬緡江浙諸郡每以酒遺中都官歲五六至至必數千瓶淳熙中王仲行尚書爲平江守與詞官范致能胡長文厚一飲之費率至千餘緡時蜀人有守潭者又有以總計攝潤者視事不半歲

過例饋送皆至四十五萬緡供宅酒至二百餘斛孝宗怒而絀之然其風蓋未殄也九年正月戊子三月乙未東南帥臣監司到罷號爲上下馬隣路皆有餽計其所得動輒萬緡近歲蜀中亦然其會聚之間折俎宰以三百五十千爲準有一身而適兼數職者則併受數人之饋敵酬之際一日而得二十餘緡其無執如此頃歲陳給事峴爲蜀帥馮少卿憲爲成都漕就以所遺元物報之陳怒奏其容覆賊本朝廷移之逮陳敗乃得直時芮國器侍郎趙子直丞相相繼爲西江漕凡四方之聘幣皆不入於家斥其資置養濟

院于南昌以養貧者朱少卿時敏爲潼川守受四方之饋每以其物報之趙德老鎮成都受而別儲之臨行以散宗室之貧者此皆廉節之可紀者也惟總領所公使錢以科次取于大庫軍故歛不及民然正使不多而歲用率十數萬每歲終上其數于戶部輒以勞軍除戎馬爲名版漕知而不詰也所謂公使醋錢者諸郡皆立額白取于屬縣縣歛于民吏以輸之小邑一歲亦不下十緡人尤以爲怨謂宜罷互送而捐遺利使上下一体而害不及民則合祖宗制公使之意矣

建炎紹興戶口數

建炎三年兩浙路主客戶二百一十二萬二千七百  
 二口一百五十六萬七千八百每戶率為十五口有  
 奇成都府路戶一百十三萬一千四百八十九口三  
 百二十六萬九千三十六每十戶率為三十口弱紹  
 興二十九年諸路戶一千一百九萬餘口一千六百  
 八十四萬餘每十戶率為十六口有弱三十一年戶  
 一千一百三十六萬餘口二千四百二十餘萬每十  
 戶率為二十一口有奇三十三年戶一千七百十三  
 萬餘戶口二千三百一十一萬餘每十戶率為二十六

口弱

四川元豐紹興淳熙戶口數

四川六十州一百九十九縣元豐二年戶二百一千  
 餘萬紹興三十一年戶二百六十四萬餘口七百五  
 十一萬餘每十戶率為三十口弱淳熙二年戶二百  
 五十八萬餘口七百四十三萬餘本朝觀漢唐戶多  
 下少之弊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四十八  
 口有奇東漢戶口率以十戶為五十二口可準周之  
 下農夫唐戶人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五十八  
 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自本朝元豐至紹興戶口

率以十戶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于兩口則無是理  
蓋詭名子戶漏口者眾也然浙中戶口率以十戶為  
十五口有奇蜀中戶口率以十戶為三十口弱蜀人  
生齒非盛於東南意者蜀中無丁賦故漏口少耳昔  
陸宣公稱租庸之法曰校閱而眾寡可知是一丁  
授田決不可令輸二丁之賦非若兩稅鄉司能各走  
弄于其間也自井田什一之後其惟租庸調之法乎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十七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八

宋

井研

李心傳

伯微

撰

兵馬

三衙廢復

國朝舊制殿前侍衛馬步三衙禁旅合十餘萬人宣  
和間僅存三萬而已京城之破多死於敵建炎元年  
秋騎帥郭仲荀自東京部禁旅至南京已而還為副  
留守三秋仲荀以虜逼京城糧儲告竭遂率餘兵赴  
行在其冬上將航海避狄而衛士張寶等不欲行因  
呂元直入廟率眾圍出語不遜上怒誅十七人于明

州市除行其班明年春二至台州兵衛寡弱惟中間  
門外盡廢統制官辛永宗有衆數千而呂元直之親軍將姚端  
衆獨盛上皆優遇之四月上還會稽乃選中軍五百  
人入直殿巖悉烏合之衆時趙元鎮初秉政因爲上  
言祖宗于兵政最爲留意今諸將各總重兵不隸三  
衙則兵政已壞獨衛兵彷彿舊制亦掃蕩不存是因  
咽而廢食也上悟尋復舊制然衛兵不滿三千識者  
病其單弱數以爲言紹興二年秋詔三衙措置已而  
上謂輔臣曰一衛士所給可贍三四兵朕命楊沂中  
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遂命沂中兼提舉宿衛

親兵五年冬廢神武中軍隸殿前司以沂中主管殿  
前司公事十二月庚子又以都督兵隸三衙是月庚子  
七年夏復合馬司餘軍及八字軍爲六軍十二將命  
叔主之四月丙申而解承宣潛典步軍如故自是三  
衙始復

### 八字軍

八字軍者河北土人也建炎初王觀察彥爲河北制  
置使聚兵太行山皆涅其面曰誓殺金賊不負趙王  
故號八字軍二年冬十月癸亥上命御營統制范瓊  
往山東擊虜瓊請彥與俱已而彥以疾留其州瓊遂



並將其軍而去三年秋七月丁亥瓊誅復以其兵還  
彥時彥為御統制也後十三日張忠敵以宣撫處置  
司發行在上將彥將八字隨之公至蜀以彥守金  
州紹興三年春撤離喝入寇彥兵大敗遂走達州四  
年移知襄陽府六年五月召為行營前護副軍都統  
制以步八字萬人赴行在解承宣潛典馬軍司事與  
彥不叶兩軍之士交鬪於道衢中外洶洶七年正月  
張忠敵猶相乃為胡丞公給事言兩罷之而以劉信  
叔領軍馬司事并王解兩軍屬之十年春二月癸丑  
上以東京付劉守將字軍以行其年六月大敗兀朮

于順昌十一年三月復還姑孰七月信叔罷為荆南  
帥其眾復還臨安今侍衛馬軍皆其子孫也

御前諸軍

御營五軍五護軍

御前諸軍者本高宗所收諸將部曲也祖宗以來內  
外諸軍惟廂禁二色而以禁軍皆隸三衙而更戍于  
外廂軍者所在有之以臣守節制若禁軍在邊上則  
文臣為經畧使者統之武臣但為總管熙寧間內外  
禁旅合五十九萬人神宗將有事于四夷乃置三百  
十將其法甚備崇觀後朝廷取其闕額之數以上供  
故闕而不補者幾半軍興以來所有無幾上在元帥

府始招潰卒羣盜以爲五軍後又得王淵楊維忠等河北之兵建炎元年五月以爲御營五軍然猶未大盛也三年四月又更置御前五軍而劉光世所領西軍則謂之巡衛軍在五軍之外是歲又改爲神武五軍紹興元年十一月又改爲行營四護軍張俊稱前軍韓世忠稱後軍岳飛稱左軍劉光世稱右軍并楊沂中中軍入殿前所司而吳玠軍如故也七年八月光世軍叛降于齊于是川陝軍更以護軍爲號十一月四月三宣撫司罷乃改爲部曲稱某州住劄御前諸軍十八年川陝軍亦如之其軍皆不隸三衙由是

御前軍又在某軍之外矣御前軍者雖帥臣不可得自達于朝廷兵禁令但供廝役抵如昔之廂軍將官雖存以無職事但以爲武臣差遣而已愚謂不如併禁軍于廂籍而改御前爲禁軍所在以帥臣節制之而都統制之官爲之副貳庶幾兵民權出于一而緩急有以責成則合祖宗制兵之意矣

### 三衙勅軍本末

三衙諸軍殿前司則本辛永宗中軍部曲而益以他軍也馬軍司則本王彥部曲而益以解潛劉錡田晟之軍也步軍司則本顏漸部曲而益以他軍也自紹

興五年至七年規模始定然馬步二司不能敵殿司之半故楊中權勢獨盛乾道七年春虞忠肅爲相移騎軍屯于建康以爲出師之漸號馬軍行司議者不以爲然然上下重遷迄不能正也

紹興內外大軍數

紹興初內外大軍凡十九萬四千餘而川陝不與宿衛神祇右軍中軍七萬二千八百張俊將左軍楊沂中將中軍江東劉光世淮東韓世忠湖北岳飛湖南王玘四軍十二萬一千六百是年冬併神武中軍隸殿前司而右軍如故五年春王玘罷遂以其軍萬五千

人歸張俊由是三衙外有韓張岳三人今鎮江大軍韓氏部曲也建康大軍張氏部曲也鄂州大軍岳氏部曲也惟荆南江池皆紹興末新創荆南則劉信叔所招効用而頗以鄂軍益之江池軍則三衙之疲弱者而江州一軍又雜以江西茶盜近歲皇甫侗爲帥始訓齊之故東南惟以閩昇鄂三軍爲根本

乾道內外大軍數

乾道三衙江上司川大軍數額總四十一萬八千人殿前司七萬三千人乾道元年七月十三日降旨馬軍司三萬乾道二年正月二十六日詔以二萬八千

人爲額六年正月十五日李舜舉乞增二千人從之  
步軍司一萬一千人乾道二年正月二十六日降旨  
建康都統司五萬人池州都統司一萬二千人并乾  
道二年二月二日因淮東總領楊倓申請降旨鎮江  
府都統司四萬七千人乾道四年十月四日苗定乞  
排置軍之額楚州武鋒軍之額一萬一千乾道九年  
四月十五日因節納陳乞招真降旨平江府許浦水  
軍七千人乾道二年十月十三日降旨鄂州都統司  
四萬九千人乾道二年十月九日降旨後又增至五  
萬九千人荆南都統司二萬人乾道二年十一月四

日降旨興州都統司六萬人興元都統司一萬七千  
人金州都統司一萬一千人並乾道三年正月二十  
四日降旨其後諸軍增損不常然大都通不減四十  
餘萬合錢糧衣賜約二百緡可養一兵是歲費錢已  
八十萬緡宜民力之困矣淳熙甲辰周益公在樞筥  
以荆鄂二帥勢均力敵首尾觀望乃合爲一師鄂爲  
正荆爲副焉

關外軍馬錢糧數

興州興元府金州三都統司兵本曲端吳玠閔師古  
之徒閔西部曲也端死師古繼叛其部曲皆爲玠所

有王庶劉子羽繼在興甌召流散粗成軍伍子羽罷  
玠並將之其後盧立之為宣撫尚有兵三萬立之死  
亦為玠所并合是三者為兵共七萬人玠死胡承  
其麟以二萬人守興州楊政以二萬人守興元郭涪  
以八千人守金州而玠之中部選鋒一萬人分屯仙  
人關裏外其後麟又得之故三大將之兵惟興州偏  
重者此也自休兵後三大將之兵就糧分屯七十郡  
興成階鳳文龍利閬金洋綿房西和州太安軍興隆  
慶潼州府至乾道末有名籍者凡九萬七千三百三  
十八人馬一萬三千一百四十二匹都統制至淮備

將共一百八十八人歲用錢一千七十八萬七千一百  
四十二緡凡二千三百八十五萬有奇帛羅絹綾紬  
布六十一萬八千七百七十疋糧一百五十八萬七  
千六百七十三斛豆料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斛  
此淳熙中數

四川府禁民兵數 成都飛山軍威強將兵

四川廂軍二萬九百七十二人禁軍二萬七千九百  
九十二人土兵一千八百二十六人以上係官軍義  
士二萬六百五十二人興元與洋州太安軍保勝金  
忠勝文忠勇軍階威西和鳳弓箭手 西和良家子共

六千三百九十九人以上係民兵保甲五萬五千一百七

十人闕外四州凡民優恤之制義士忠勝軍免家業

錢百五十千至二百千止一家雙名則更免五十千

忠勇軍則階州免家業馬軍二百三十千步軍一百

七十千成州免稅賦馬軍二頃半步軍一頃西和鳳

州階租馬軍六石九斗八升步軍五石二斗六升其

更戍則月給糧八斗有半唯忠勇軍庚戌保勝軍

亦免家業自千至三千止弓箭手則給官馬軍二頃半步

軍二頃此其大較也大率四蜀大軍廂禁軍民兵保

甲總二十三萬三千六十四人仰給縣官者十四萬

餘人而民兵保甲不仰給者八萬餘人此乾道之籍

也淳熙以後土丁亦有仰給者別出于後成都禁軍

謂之飛山軍驕懦最甚紹興末王時亨為制帥取會

四川禁軍之籍二萬九千餘人除利夔兩路禁軍分

城沿邊城塞外東西路一萬九千八百揀到五千五

百七十三人謂之威強將兵時吳璘步兵遂調此四

千人往仙人關捍禦三十二年秋也事平復罷

利義路義士

梁洋義士者紹興初王敏節度為興元帥以富平之

役兵卒單寡乃籍興元諸縣良家子弟號曰義士縣

令爲軍正而尉副之守臣提拿每丁免家業三百緡合梁洋太安三郡至萬三千餘人軍勢大振紹興二十一年洋守宋莘者建炎義士所免家業皆在均不充義士之家科役徧重秦檜方守和議罷之二十八年大將姚仲奏復行于梁洋太安巴蓬五郡得二萬一千餘人三十一年散關之戰驅之使在官軍之前其人勇健善戰亦屢有功明年段彥攻原姚仲攻鞏皆擁正軍被重甲以自衛獨驅義士衣赭衣先登爲虜人所拒殲焉僅存六千餘人乾道元年宣撫使吳璘以巴蓬義士怯弱除其籍言者以義士勞役明年

併梁洋太安三郡罷之大將王權乞存留不聽三年虞忠肅爲宣撫使復籍三郡之丁得二萬九千九百餘結成隊伍因叅酌陝西弓箭手之舊爲義士專法一百四十二條來上詔頒行之其制今存然邊民之勇悍者或無常產又自名爲忠義人多以販解鹽爲生嘯聚邊境勢出義士之上乾道七年夏王能甫爲吏部侍郎乞量加優恤然後嚴行禁止事下宣撫使然無益也今忠義人關外四州爲尤盛之奇奏以七年四月十二日丙寅下

興元良家子

忠義効用  
中軍敢勇

興元府良家子者紹興四年吳玠為宣撫副使時所  
勅也其始招兩河閩陝流寓及陣亡兵將子弟驍勇  
雄健不能自存者為之月給比強弓手五十人為  
隊帥守郭浩楊政並以備中軍使喚休兵後其數浸  
微乾道六年王能甫為帥始復招之凡人材及五尺  
二寸弓力九斗通百將傳習韜練弓馬者乃選有官  
人省司月給米麥各一石帥司緡錢十五千為官人  
緡錢減三之一依義士專法隸安撫司御前統兵官  
不得預能甫召去王公明以宣撫使治興元以為良  
家子舊屬帳前抽還宣撫司淳熙初宣撫司廢復歸

安撫司其籍可二百人歲費錢二萬四千緡米麥四  
千八百石而實無所用但為安撫司執牙旗從物而  
已安撫司財賦急迫乃奏與都統司中分清酒務之  
息以贍之然酒息錢寶備他用又司置鹽店六所及  
收諸浸渡鹽稅以及鹽紹興末楊嗣勛申嚴鹽法奏  
言本府自有義士廂禁軍良家子無所損益乞罷鹽  
店以良家子隸都統司從之五年二月八日庚子紹  
興末虞并甫為川陝宣諭使又嘗于襄陽招來汝蔡  
唐鄧之人為御前忠義効用二十二年三月止得二  
百八十餘人吳璘為四川宣撫使以德順連兵官軍寡



弱又取御筆于閩外四州簽丁不以主客戶每三丁已上取一五丁以上取二並刺充御前中軍敢勇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乙巳施行令下人皆驚擾會有詔棄德順遂罷之二事亦曰民兵雖不成軍姑附于此

### 荆鄂義勇民兵

荆鄂義勇民兵者紹興末所創也虜亮寇江之謂淮漢等郡籍民爲兵時續修撰贛守荆南乃請籍民爲義勇其法取于主戶之雙丁每十戶爲甲五甲爲團甲團皆有長又擇邑豪爲摠首歲以農隙教以武事

而官給其糧至乾道間舉七縣之籍主客佃戶凡四萬二千餘戶計十萬餘丁除當差役人外得義勇八千四百十九人王公明爲帥奏言調集團教之際使之自備食用必不能辦乞截留本府苗米四萬千石漕司應副錢二萬緡仍從都統司假甲三千弓矢旗幟官爲造給從之時四年春矣六年春帥臣劉共甫又條上京西湖北兩路兵民事乞爲義勇者並免科役及身丁四等戶仍免充保正長五等戶及免三分稅役每七十五人爲一隊遇教閱日以營屯田之穀供其費奏可仍以甲萬副予之三千副四川宣撫司

撥到二千副取支京西五千副令鄂州都統司於退  
丁舊甲 內應副淳熙初張欽夫爲帥益修其政  
義勇增多至萬五百人分爲五軍軍分五部欽夫沒  
教閱遂弛後四年趙溫叔爲帥復舉行之又增收三  
千三百人通舊爲萬三千八百餘人時十一年冬矣  
當慶初籍義勇時武昌令薛季宣亦求得故陝西河  
北弓箭手保甲法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隊據  
地行利便則爲總不限以鄉總首領焉諸總皆有射  
圃而旗幟亦隨總而別其色至今猶存紹興四年冬  
王謙仲爲安撫使奏乞本路有義勇以知州兼提舉縣

令兼軍正從之時鄂州七縣主客戶六萬六千六百  
三十二口三十一萬四千八百九十四而民兵之總  
爲萬五千一百有一人是荆鄂二州率四五家有一  
人爲兵也荆軍民兵之籍舊爲三千四百人或號義  
勇或號強壯乾道元年冬守臣程迥代還乞蠲其役  
使朝廷悉令放散及馮忠嘉爲守會朝廷復修義勇  
之政忠嘉乃因舊籍增補三百人又籍戶馬四百爲  
馬軍分六隊孝宗大喜詔總領所歲以馬料千石給  
之而擢忠嘉直秘閣時七年春也岳州義勇之籍四  
千四百九十九人以紹興初計之四邑保五凡百三

十五甲計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三人是亦五家出一兵也是時湖北諸郡皆有之而信楊軍有義勇又有義士惟澧州石門慈利二邑未嘗敢籍紹興末王正公爲守始并籍焉章德茂帥湖北又乞義勇之應差保正長者以家業錢多寡爲限限外之數與官編戶輪流科差從之忠嘉汝州人用民兵事遂除淮南轉運判官專一教閱淮西保甲潯澤州人子耆慶元中爲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季宣子士龍溫州人父徽言紹興初嘗爲右吏其父子皆有名當世

淮南萬弩手

山水寨民兵

淮南萬弩手者經始于紹興季年始朝廷命籍民爲兵淮南乃選丁壯欲湟其面民駭而逃杜莘老爲殿中侍御史爲上言虜未至而先驅吾民非計計令兵民上聽郡縣官節制征役無出鄉從之淮民乃定張魏公再起又增招之後亦廢弛乾道五年冬上命措置兩淮官田徐子寅領其事復以神勁軍爲名于是淮東之籍千四百淮西之籍一千六百始議淮南即真州置寨子寅奏每路可各增爲二千但聚而養之則不便上問其故子寅曰今人給錢米歲用約二十五萬緡每人日支錢貳米三升招集之費又須五萬

緡激犒謝親之費亦如之異時財用不給未免放散則失信于民如淮南封疆濶遠聚而教之民尤不以爲便上曰財非所惜擾則勿行子寅因請卽鄉社教閱從之時六年春矣明年夏淮西帥臣趙善俊因乞奏復取所散神勁軍一千八百三十一人赴廬州仍舊軍額每八月下旬聚教二月上旬放散亦從之此卽公所招萬弩手 乾道元年放令歸耕效時萬弩手之家已有旨損三百畝稅賦矣乾道三年冬淮南帥胡枋奏請至是復令與民兵一體教閱焉民兵者于山水寨保伍中取之三丁籍一亦名義兵歲以農

隙取教官給口糧自十月教人日給錢至正月中散日錢百米三升乾道四年冬所初也七年秋又詔本名丁錢等蠲之八年冬論曰以其擾民止命教一月而罷淳熙初上又命子寅往淮東措置子寅上其數山水寨民兵凡二萬六千九百八十萬弩手凡一千四百四十五明年秋遂命淮西提舉常平茶鹽張宗元與子寅分路提督宗元奏每郡以土豪見任官一員統轄月增給人三十千諸郡自十月下旬爲始赴帥司教閱二月淮西五郡凡費錢十六萬緡米三萬餘石淮東亦放此惟光黃濠楚安豐盱眙七郡則但

就本州教閱其犒設錢減半焉宗元者安豐人與子  
寅皆敢爲誕謾時又有許子中胡與可二人亦有耕  
屯之策見用淮人爲之語曰徐協恭許子中胡元功  
三人鼎足說脫空協恭元功子寅與可之字也實錄  
乾道六年正月戊辰詔徐子寅措置官田招集人高  
郵軍五兵委有勞效除駕部員外郎四月丁未詔子  
寅差知往來措置宗元爲右朝奉新知高郵軍徐子  
寅改知恭州依舊萬五千二百淮西官田閏五月丙  
戌詔徐子寅收集流移墾田四兵統齊無術而謂委  
有勞效除直秘閣臣寮上言子寅所詔八月庚午可

農寺嘗駭官聽所奏墾田未經覆實望寢新命從之  
詎畫一上日當承措置淮西鑄酒許子中進奏外核  
其到任鼓鑄兼一切鄉社酒課進呈畫一並從之  
尋又令子中胡與蚺興國軍甲戌子寅朝辭上日更  
且免力七月<sub>辛</sub>詔知和州九月<sub>庚</sub>子中知舒州十  
月子寅職事修舉除直秘閣在拜郊前二十日此卽  
三人鼎足時也久之上亦厭其事自淳熙七年以後  
並令在家習武事間遂命守令按閱之不復聚教矣

湖北土丁刀弩手

湖北辰沅靖澧州刀弩手者自政和七年始募土丁

爲之授以閑山散居邊境教以武藝其隸于籍者至九千餘人沅州四千一百辰州三千四百五澧州千二百九十四靖州九百三十靖康初前軍調發往河東援太原爲虜人所陷僅存千五百人建炎三年亟罷之紹興六年冬壬子尚爲帥張直柔覺守鼎言于朝遂命招三千五百人爲額沅州五千百辰州千靖澧各五百淳熙三年楊太尉俛爲荆南帥上命楊修其政令八月戊子已而知辰州尹机代之還請命有司括田招募人給例物五千春秋閱教犒賞悉如禁軍例上卽擢机湖北提點刑獄使與之同

措置然刀弩手舊田諸郡以收爲省計机迫使募之往往無田可給但虛立姓名以應命又土人多憚點集甚患苦之會李仁父出守武陵力言其不便乞度田立額事下諸司張欽夫爲安撫使頗以仁父爲是會机卒馬大同繼之欲換以土軍辛幼安時新除漕副亦乞各具所見議不合仁父言當用提刑司近差官點定一千三百七十六人之數增募爲千五百人沅州增二十澧州增一人爲五百辰州增二十五人爲五百五增七十二人爲二百五十靖州增六人爲二百欽夫以爲多減恐不成行列欲用見數委提刑

躬行點檢候有田沒官始令招足原額仁父復為言  
如此則提舉刀弩手司又當復置而欲冒賞者必至  
橫沒民田為害滋大不若以見點數為準專委守臣  
磨以歲月令招及額仍同欽夫連銜具奏上從之而  
仁父以為大同所攻奉祠歸矣

黎雅土丁

嘉定威茂土丁

黎雅州土丁者集沿邊農人火甲戶為之蓋唐雄邊  
子弟之遺法舊為行陣軍伍俱以甲頭總之祖宗已  
來弛酒禁免征役凡優恤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黎州  
自乾道七年邊釁之後始置寨將押隊旗頭之類畧

寓軍制每年農隙時官給口食教之武事舊制凡千  
人淳熙三年祿粹父直閣為守請倍其數又以等級  
籍其少壯者月給以錢九年春言者下黎州別立優  
恤土丁之目守臣龔總始奏以五十二人為一隊每  
邊二十隊計千四十人三邊共三千一百二十人置  
教場四十九所是時三邊土丁之籍實為五千一百  
二十六人而東南邊防陪托一千七百八十七西南  
邊防托吐蕃一千三百九十一西邊防托五一千九  
青羌等候百四十凡上等一千五百九十九人歲費錢三萬八  
千三百七緡有奇每人月給二千遇閏年量加而戌

兵不與議者諸土丁粗有軍律統紀且熟夷人情僞地形險阻其實可用爲鄉道守邊境言者乃乞將黎雅三州依利路義士法措置劉丞相爲制置使遣屬官馮傳之往二州共議各州選二千人上等六百爲點集之丁月給錢三千五百次等千四百爲居守之丁月給錢千兩郡歲費錢共八萬七千六百緡而教閱之費不與焉時淳熙十六年十二月冬劉公又奏乞增黎州次丁八百雅州次丁五百上以其費廣難之嘉定土丁者惟峨犍爲二縣有焉自淳熙以來峨眉八寨之籍千四百八十犍爲五寨之籍一百七十

官旣無以給之而又多爲寨官所剋紹興十三年有鑄錢轄司者謂宜教職而優恤之時方諱兵不能用也威茂州亦有土丁各州二百威州之丁月給米三斗驍健可用夷人亦畏之茂州之丁半市人無月給半有爲夷人傭耕者蓋二郡皆半入夷腹中省地茂州每合教則土丁悉從夷人假衣甲器械以爲用事已復歸殊爲文具

龍州寨子弓箭手

龍州寨子弓箭手者熙寧間所團結也分戍漁溪蜀水乾坡三寨共一千六百三人蓋推排附近有物力



稅戶爲之每夫月給錢一千三寨仍撥住十六鋪防  
捍月一替而文州亦有鄉兵義士分守關隘卽有緩  
急土豪得以拘集焉

湖南鄉社

湖南鄉社者舊有之領于鄉之豪酋或曰彈壓或曰  
緝捕大者所統數百家小者所統三二百自長沙以  
及連道英韶而郴桂宜章尤盛乾道七年春知衡州  
王琰者言湖南八郡三丁取一可得民兵萬五千人  
帥臣沈德和不可乃止淳熙七年春言者奏鄉社之  
擾請盡罷之事下安撫司已而帥臣辛幼安言鄉社

皆雜處深山窮谷中其間忠實狡詐色有之但不可  
一切盡罷今欲擇其首領使大者不過五十家小者  
減半屬之巡尉而統之縣令所有兵器官爲印押上  
從之

廣右土丁 廣東保伍

廣西土丁舊有之熙寧立法一年縣教一年州教元  
祐間以其擾罷之紹聖末復焉仍令逐縣以都管指揮  
均作三番自十一月至正月終每輪教一番卽有科  
輸需私役並科違例之罪隆興初以高藤雷客盜起  
二年春詔縣州教閱並令暫罷兩月以十二月作兩

番分教先是東西兩路並有土保丁保則戶一名土丁則父子兄弟盡在其數土豪號爲統率者總焉遇有盜賊則追胥竭作然州縣或反科役民甚苦之乾道二年春殿中侍御史張之綱請一切放散上許焉既而知潯州朱師孟有言是年秋復命邕宜欽州籍定土丁姓名年甲至五十卽行揀汰別選戶丁承替每春秋農隙于逐鄉各置教場如法教習明年秋龔實之爲廣東提刑奏乞令州縣團結保伍防守鄉井淳熙三年冬張欽夫爲廣西帥復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上皆許焉蓋兩廣封疆濶遠奸盜孔多非保

伍土丁無能遏之于其始也

夔路義軍

施黔敢勇義兵

夔路義軍者紹興末邊事有萌帥守李師顏于夔州三縣保甲中選置立七資職次分上下軍名色團結上軍免家業錢二百緡下軍半之始議摘諸州禁軍晁子西時守梁山爲言夔萬山鄉之民勇壯伉健過于正軍乃捐租賦以募之元額三千四百餘人李旣去遂爲具文慶元中母邱恪厚卿爲帥請于朝廷其壯者以二千人爲額免家業二百緡本戶不敷則許免及親戚凡百科敷盡與蠲除仍涅其臂以防逃匿

之弊巫山縣亦二千人雲安五百人皆以縣令爲軍  
正獨奉節之兵春秋同大軍合教有弩手弓箭手而  
槍守居多焉蓋夔路自恭涪忠萬四州外皆有義軍  
每州或數千人此外又有施黔勇敢及思珍遵義田  
楊等族家丁皆驍健可用然但能出入上下于溪谷  
林簿之間耳所恃者徧架木弩及藥矢之類非正兵  
之比

瀘南夷義軍

沿邊勝兵

瀘南夷義軍者瀘叔長寧沿邊諸堡寨皆有之每郡  
多至四五百人夷軍夷族也義者兵民也又有勝兵

其實皆土丁之類

福建保伍

福建保伍者鄉村自相團結爲立豪戶爲首領所以  
備盜也閩中人素勇悍在熙寧間有搶杖手五千餘  
人建炎初嘗用之紹興後廢建炎元年八月又用張  
誠伯言置諸路忠議巡壯其制甚備紹興初言者以  
爲擾民遂罷惟福建獨存

殿前司左翼軍

殿前司左翼軍者本陳敏周虎臣家丁也紹興十五  
年薛待制弼爲閩帥時劇賊管天下者攻剽郡邑薛

命令轄李貴討之為官生得薛前虔守有成忠郎石城陳敏武翌即開封周虎臣各有家丁數百人皆驍捷善戰乃奏敏為汀漳巡檢虎臣本路諸將官即選二人家丁千人日給錢米責以捕盜謂之奇兵于是虔梅草寇不復入境諸盜悉平十八年八月遂改奇兵為殿前左翼軍即以敏為統制留戍其地後以時招填增倍其數今屯皂州

殿前司摧鋒軍

殿前司摧鋒軍者舊以廣東多盜使統制官韓京成梅循以彈壓紹興未移其半三千人戍荆渚隆興二年王宣鍾玉作亂復命摧鋒往捕其半今存凡三千四百人分屯廣東諸州縣鎮其十二處

### 湖南飛虎軍

湖南飛虎軍者潭州土軍也淳熙四年春樞密院

言江西南多盜諸郡廂禁軍單弱乞合兩路帥司各

選配隸人置一軍並以敢勇軍為名以一千人為額

其後帥臣王佐呂企中以為亡命之徒恐聚集作過

遂不行七年辛幼安為潭帥使募千八百人訓練之

其冬揚名遙隸步軍司十一月八日降旨十年夏改隸御前江

陵君額從副統郭果請也五月十日降四旨明年趙衛公為

帥奏乞移其軍屯江陵周盜公在樞筦以為小人重

遷恐生變不可趙公力請迄不行飛虎軍用錢七萬八千貫

糧斛二萬四千石徭人強勇司調額錢糧支益公云

湖南近年來聲不籍此軍先見也

京西湖北神勁軍淮東選勇軍

京西湖北神勁軍淮東強勇軍皆帥司兵也數各千人而湖北有騎三百淮東蓋錢之望所創

成都府義勇軍 雄邊軍

成都府義勇軍者淳熙末趙子直帥蜀特創也其始黎州皆以西兵出戍卽有邊事卽調綿梓所往大軍討之地遠不時至淳熙初范致能爲帥言所教成都禁卒謂之飛虎軍者今已可用仍命五百人往戍之及胡長文爲帥又摘西路並沿邊九郡禁卒千人駐于成都以代西兵出戍謂之雄邊軍時五年冬也然西州之卒率怯懦不可用青羌入寇或潰或死遂廢

之十二年春留仲至始采衆論募黎州土丁二百謂之防邊義軍月以錢七千給焉十四年子直又招西人五百屯之成都俾之更戍亦謂之義勇故黎人有西義勇士義勇之名云西人輩驍勇善鬪非雄邊之比也

平江許浦水軍 江陰左翼摧鋒延祥江上水軍

平江許浦水軍者本明州定海縣水軍也舊隸沿海制置司防托海盜乾道中改隸殿前司以三千人爲額五年冬又改御前水軍八年春并歸許浦鎮置副都統制統之淳熙四年冬詔以七千人爲額五年秋

又增額五百人江陰水軍舊自泉調發乾道三年陳  
正獻在樞院以其勞費奏留屯二千人于江陰軍而  
沿海制置司又別屯千人逮淳熙末累增至四千人  
分三將此外左翼軍亦有水軍三千人摧鋒軍三千  
人福州延祥寨千人而鎮江建康府池州鄂州御前  
諸帥亦各有水軍多者數千人少者千餘人其後殿  
司又有激浦水軍而淮陰靖安唐灣采石諸水軍則  
皆冠以御前之號

神勁神武忠勇忠銳忠武軍

神勁神武忠勇忠銳忠武軍者孝宗時旋創之後亦

廢始張忠獻公爲江淮宣撫使以爲淮楚之人自古可  
用乘其困擾之後當收以爲兵乃奏置御前萬弩營  
募淮南北之民十八已上四十五以下不涅臂面而  
屯于建康五人爲保兩保爲甲十甲爲隊有功同賞  
有罪同罰擢陳敏于困廢中以爲統制敬感激圖報  
未幾戍軍凡萬八千人隆興初賜名神勁隸都督府  
歲費錢二百萬緡魏公罷錢處和出使言逃亡者已  
七千人湯丞相以費國用爲言遂不復補神武軍者  
四川宣撫所遣護衛兵也隸殿前司乾道二年秋初  
立軍名中勇軍者隆興中所創在福建江東西浙東

諸州招募屯于行在命李顯忠子師民等統之靈壁  
之役遣隸督府二年春并入步軍司忠銳軍者乾道  
四年所置選諸路禁軍士兵之少壯者命將以冬月  
訓習之上親按試于內事已遣還爲忠武軍者乾道  
八年春所置選兩浙諸州士兵弓手爲之其秋又起  
二浙揀中廂軍亦謂之忠勇軍以帶御器械劉沂爲  
本軍統制凡皆不必書姑備其始末

赤心忠毅忠順強勇義勝軍

赤心忠毅忠順強勇義勝軍者皆歸正人也赤心軍  
者宣和中來歸之士以燕人王鈞甫馬柔吉領之二

人皆文臣後從苗劉爲亂誅死忠毅軍者紹興末歸  
正人也隆興二年夏上詔于石頭城置柵以處北人  
之降者賜名忠毅拜降將蕭琦爲都統制命建康都  
統王彥以北軍千人予之又名鎮江歸爲忠順命都  
統劉寶以七百人予蕭鷓巴彥言歸正人不可聚爲  
一所今已散在諸軍又北人常疑有發還之意若聚  
以付琦深以爲不便鷓巴謂寶曰此曹心不可保恐  
緩急執我北去我只乞馬軍千人將之上聞與琦南  
北軍各半王瞻叔爲宣諭使以爲不可率予南軍由  
是二軍徒有其名旋亦罷去今北人皆散隸軍中乾

道間上嘗欲選千人赴行在以効士為名置一寨以備使令命未出而中止強勇軍者淮南安撫司所籍紹興末歸正人也義勝軍者四川宣撫司所籍歸正人契丹女真漢兒也二軍各數百月給如効用義勝始有五百屯洋州紹興乙卯金人來索盡予之今之義勝軍乃辛巳以後來歸之人也

諸軍効用

効用者諸軍皆有之不涅其面廩賜厚于正軍建炎間其數猶少紹興八年後則漸眾也紹興末虞并甫為川陝宣諭使始拵効用千餘人京西二百八十八人四川七百七十七人

人上以其多費欲勿招張魏公為上言艱難之時非優與請給不可招募與國初事體不同湯進之仍請招七分軍兵三分効用上從之自是招軍者皆以七三分為準

川秦買馬

歲收茶帛數

秦馬舊二萬匹乾道川秦買馬之額歲為萬有一千九百匹有奇黎叙文長寧南平五州軍川司六十岩昌寨峯貼益粹利三路漕司歲應副博馬紬絹五千一百峽八百十萬四千匹成都路五萬瀘州路三萬利路二萬三千餘成都利州路十一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詳見茶事中茶馬司所收大



較若此其後文州改隸秦司而川司增珍州之額共  
 為四千八百九十六黎州三千南平軍四百叙州八百長寧軍五百九十珍州三百  
 秦司六千一百二十峽州三千九百文峽寨七百合兩  
 司為萬有一千十六匹此慶元初之額也嘉泰末川  
 司五場又增為五千一百九十六匹秦司三場增為  
 七千七百九十八匹合兩司為萬有二千九百九十  
 四匹然累歲所市多不及額焉蓋祖宗時市馬分而  
 為二一曰戰馬生于西邊強壯濶大可備戰陣今宕昌  
 峯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于西南諸  
 蠻格尺短小不堪行陣今黎叙等五州軍所產是也

羈縻每綱五千匹其間良細不過三五匹中等十餘  
 匹餘皆下不可服乘守貳貪于賞格以急為貴起綱  
 遠來或死道路其僅至者俱存皮骨茶馬司以其將  
 斃者責付諸縣鬻之至州隨死而計綱付江上者又為  
 押綱卒校竊其芻粟道斃相望焉成都府馬務每年  
 排發江上諸軍馬五十八綱每綱一月券一年計一萬食錢米二百貫綱三員每員六百貫興元府馬務每年撥發三衙馬一百十二綱  
所費率未嘗如數蓋茶馬斂令吝錢帛蕃蠻馬至多  
 不卽償故也或謂守倅兵官亦市馬司屬舊蠻  
 中馬高下良駑各有定價紹興中張松為黎倅欲馬

溢額以俸賞高其值以市之自是夷人得欲無厭愈肆邀索癸巳變故之後功部川蠻邀功趙彥博始以細茶綿與之至今夷人常以博馬茶綿不堪籍口淳熙中龔總爲黎守又與功部蠻設席于倅廳之副皆犒以酒食夷人益肆稍不如欲則詆訶官吏牽馬如場岩昌馬舊止三千淳熙中增其數慶元中金人旣爲蒙國所侵龔之北土遂失己未歲乃于洮州置場買馬由是馬至秦司者差罕云

### 廣馬

廣馬者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楫始請市戰馬赴

行在四年戊午紹興初隸經畧司三年春卽邕州置司

提舉正月壬午市于羅殿自杞大理諸蠻未幾廢買馬

司以帥臣領其事七年胡侍制舜陟爲帥歲中市馬二千四百匹詔賞之其後馬益精歲費黃金五鎰中金二百五十鎰綿四百端絕四百匹廉州鹽二百萬斤而得馬千五百馬必四尺二寸以上乃市之其值爲銀四十兩每高一寸增銀十兩有至六七十兩者土人云其尤駟駿者在其出處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不能致此耳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去自杞

國可二十程而自杞至邕州橫山寨二十二程黃山寨至靖江府又二十餘程羅殿國又遠如自杞十程乾道九年冬有大理人李觀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橫山求市馬之邕州姚恪盛陳金帛誇詡之其人大喜出一文書稱利貞二年十二月約來年以馬來所須文選五經國語三史初學記及醫釋等書恪厚犒遣之而不敢奏也會宜州溪洞巡檢常恭者赴闕持南丹州莫延甚表乞就宜州市馬之橫山可省二十程產馬至南丹十程南丹至靜江十三程張說在樞院以其表聞李壽翁時為檢詳文李為說言邕遠宜近人孰不知前迂其

途其無意乎况莫氏方橫乃欲為之除道而擅以互

市之饒誤矣小吏妄作將起邊釁請論如法說不聽

命從義郎李宗彥以提點綱馬驛程往宜州措置九年

十二月既而說罷政密院乃奏宗彥等所言邊防不

便罷之時淳熙元年秋也說以八月己未罷政密院以乙巳奏罷宜州置

帥臣范致能因劾常恭之罪下吏削籍流竄焉廣馬

例以五十匹為一綱每年過三十綱許推賞然官吏

為奸博馬銀多雜以銅蠻人交易每握臂釧鹽百斤

為一畚撲銀一兩以為率腹減至六十所贏皆官吏共盜之蠻知覺不肯

以良馬來所市率多老馬駑下且不能登數致能為

約束太守莅鎔釧樸增足鹽畚逮其去官之歲市馬  
乃六十綱前此未有也淳熙二年領南自產小駟匹  
直十餘千與淮南所出無異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  
馬雖互市于廣西其實猶西馬也蓋馬喜高寒非炎  
方所利淳熙二年秋占城國王遣瓊州守臣書遣六  
百人海舟三十至海南買馬上命帥臣張欽夫作書  
諭以中國馬未嘗出外夷乃去安南亦不產馬故以  
象拒戰焉

淮馬

淮馬者隆興初魏公爲江淮都督嘗卽淮上市之魏

公以爲朝廷歲于川廣市戰馬每匹不下三四百千  
而又道遠多斃今淮馬每匹通不滿二百千且軍中  
卽日可得上從之逮督府廢乃止然淮馬矮小實不  
可用可用者乃取諸淮北耳乾道以後又詔于淮郡市馬  
于是多有越淮盜馬來售者右奉議郎曾昭特守濠  
州至以其馬起綱赴行在北人以爲言淮西帥臣趙  
善俊奏其事大臣欲下令還之孝宗以爲失體乃諭  
善俊執死罪囚付昭斬之曰此盜馬者也子是一綱  
已至御馬院命濠州以死損報而次綱朱至者皆遣  
還之昭坐追三官放罷自是不復買淮馬云

曾昭以乾道七

年三月二十四日戊戌行遣此事嘗見親筆處分史不能詳也

三衙松江諸軍取馬數

舊川秦市馬赴院多道斃者紹興二十四年冬始命撥秦馬付三衙命小校往取之三司取馬再歲一往互用精甲四千四百人州縣頗憚其費二十七年秋又詔川馬不赴行在分隸江上諸軍鎮江建康荆鄂軍各七千五十江池軍各五百殿前二千五百馬步司各千而以川馬良者之二百進御紹興十九年春所定也

綱馬水陸路

凡川秦綱馬皆遵陸路乾道初吳信王璘為宣撫使始議以為綱勞費又均房一帶類歷峻嶺亂石之間馬傷其蹄多道斃者請以舟載而東元年五月丙寅上命夔路造舟與之張真父帥夔力論其不可以為每綱三舟舟較馬十八匹用稍水百二十人每船稍公二十四人水手六人自夔至歸往返半月程下程水三日雇食錢九百緡每錢二百食日以歲額一百三十五綱計之度用錢十二萬一千五百緡而起蓋為馬駟及一行官兵批支草料不與焉一州如此其餘十州可以類推又每郡且約造十五綱之舟循環津載凡為三萬五千緡

費八百緡而一舟十五往返勢必腐敗來歲又當改作十  
 郡之舟應水用手萬二千人每舟以千二百人循環每  
 舟批支三日計料二千八百二十石每匹日支粟草  
 四十五萬七千五百斤每匹日支自利至峽十一州  
 歲費約二百緡又且出產不敷決難春辦大臣進呈  
 九月丁卯上日第令造舟與璘他日有損壞軍自修其餘  
 皆吳璘自辦事遂行洪聖錫時在成都亦言其不便  
 不聽始議為舟至鄂州遵陸汪明遠樞密乞令諸軍  
 以馬舟取之泛大江而下 上日大江風濤或作即  
 數日不可行自鄂州遵陸可也元年十一月辛酉未幾璘條

上馬綱畫一復以芻秣等事委茶司及沿流諸郡明  
 遠以為不可是月辛未而又請修歸峽棧道宰相洪景伯  
 曰歸峽道路險峻人猶不可行馬又可行也乃命至  
 荆南遵路十二月庚寅于時璘已俾三衙取馬軍士貼舟  
 而東 上聞之諭大臣曰如此即空舟如何得回遂更  
 命璘措置三年二月庚辰璘奏以出本司錢七萬五千緡  
 付合舟造馬船二百每隻約物料人食約三船可  
 載一綱三百料船可載二十五匹自利州至峽州計  
 二十八程利至閬至果至合皆言可到今各計  
 至夔皆一日或日半可到今各計二  
 日程夔至歸歸至峽各計三日程 每五十綱日支

料二百石通計五千六百石已支錢一萬二千二百

緡果州以上每石兩貫合州以下五十綱募稍火八

百人每綱稍火八益以牽馬人一千二百五十人每綱

五及遂州所產回船軍兵二百五十人每綱除軍兵

外稍火雇錢為二萬緡利閬果夔工各二貫火兒半

貫五百文火兒一貫二百文共萬五貫如今來所發西馬五十綱比陸路

無死損阻滯卽川馬亦依此撥發奏可二月于是大

臣因為上言恐璘亦疑水路未盡善上未以為然明

年春夔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潼川任續至行在上言

今造舟已畢工役遂事山程灘險利害相當在所不

論惟欲撥陸路之芻秣以免沿流之煩費輟四路之

軍兵以免笥稍之追擾四路廂禁軍數目不少若各

輟五千人于沿流十郡充水軍其衣糧令元來處料

撥馬綱行則迎送舟船馬綱住則訓習水戰莫此為

便上大喜之下制司撥廂禁軍共三千五百人如所

請三月時真父已去王龜齡代之與漕臣查元章皆

力論其擾人而不聽也有知歸州周允升者傳會璘

說言本郡州船草料皆已辦集卽擢為夔路轉運

判官而任續者亦除知涪州又易恭州使行其峽江

湍險軍士素不諳習一遇灘磧人馬覆溺于是驅沿

流之民爲之操舟所資衣糧皆遭劫奪所過雞犬爲之一空未幾璘薨虞子父代爲宣撫使奏言水路至荆南三千餘里一旦隔風行船不得或至三五日馬失餽餉乞自金州舟行五驛至淨口遵陸行至均州上從之解舟後月餘言者又去矣馬綱所至騷擾江利而商販米斛之舟亦被其毒以水路馬較之陸行今亡相若而于羅場大有妨礙詔川路馬船目下罷蓋自璘建請之後利夔兩路沿江十餘郡之被其害者三載而後得免云

廣中鹽易馬

廣馬之良者赴三衙而其他則付建康鎮江府池鄂太平州軍中皆有常數舊以廣西十州民運鹽至橫

山寨民甚苦之紹興十九年逮陳琦爲經畧使始以官錢募小校運送至若鹽無闕失則使部良馬至行在以酬今爲例

孳生監牧

自渡江以來無復國馬紹興二十年冬始命三省樞密院措置馬監十月後置于歸州以守倅領之擇官田爲牧地復置官提舉俄亦廢四年又置監于臨安之餘杭及南蕩四月十九年夏詔馬五百匹爲一監牡一而牝四之監分四郡歲產駒三分及斃二分已上有賞罰上嘗謂大臣曰議者言南地不宜牧馬朕



昨自措置養馬分方二三年已得馬數百矣十三年五月癸亥先是川路所置馬歲付鎮江軍中牧養十九年春上以未見孳生之數遂分送江上諸軍仍立賞罰正月庚辰後又置監于郢鄂之間牡千牝千十有餘年才生三十駒而又不可用乃已故凡國之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焉

御前軍器所

器中物料所書斤重價值等附

元豐官制置軍器監以掌戎器之政令又有御前軍器所其後兵有萬全軍匠三千七百人東西作坊工匠五千入紹興初復兵才千人而已久之增至千六

百餘人于諸道增差二千九百餘人餘本券外日增給百七十錢月斛半米于是內庫造作有年兵械山積而諸軍亦各除戎器二十六年春詔見役工匠宜減免江浙福建諸州所發物料皆蠲之二月甲戌有司尋奏物料以三分為率減一分工匠以二千人雜役兵以五百人為額舊軍器所得專達建炎中嘗以大閤董慤提舉未逾年即罷之紹興五年春始隸工部三月戊辰後復以中人典領其調度程器工部軍器監有不得預聞者三十年秋王道老為侍郎為上言非祖宗建官正名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之詔依條檢察七月庚子

孝宗受禪之十四日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己丑有旨增置提點官

一員後五日以内省都知李綽為之改稱提舉又七

日詔御前軍器所專隸提舉其隸工部等指揮勿

行張真父時為御史力論其不然且言軍器所不治

令工部按劾措置可也工部不職罪之可也今使內

侍掌之則他日吏部有銓量之弊戶部以至兵部軍

政之施刑部獄訟之繁亦將盡以中官典領之耶繼

又論近日大小飛蝗地震皆小人紊政之象其不可

有四上乃命隸工部七月庚申綽怒丐免乃復選廷臣代

之八月庚午令軍器所拋降諸道木羽箭動輒數百萬隻

黃牛皮亦數十萬張他需稱此郡邑多以煩民凡軍

器所造甲每副用葉一千八百二十五約重五十斤

分四等披膊葉重二錢六分凡五百斤甲身葉重二錢

半三百一十斤頭盔眉子共重二斤十二兩皮線結頭事

件重五斤十二兩五錢一分紹興四年正月乙丑軍器所定置凡軍

中造提刀一費錢三千三百手弓一費二千七百手

箭一費七千四弩箭一費錢六十五應鼓一費錢六

千五百披膊一副費錢十千四百兜鍪一費錢七千

八百全甲一副費錢三十八千二百兵募一座費錢

六十九千八百朱馬甲一副費錢四十千一百朱馬

甲當胸一副費錢十七千三百皆有奇紹興三年六月丁亥神武

右軍所定直凡弓甲物料荆湖福建浙西四路諸州軍計

數赴殿司及沿江諸軍製造溫發等八州計數赴馬

司江台等八州計數赴步司惟明信等九州弓甲隆

興慶元府贛撫表信州臨江興國南安昇宣等七州

建康臨國府太建昌紹興府甲皆造成赴內軍器庫

平筠衢州廣德軍而諸軍道羽箭亦皆造成紹興二十九年夏郡國多

以乏人匠為言遂命計料輸之惟荆州軍及信州造

箭如故四月乙酉木羽弩箭者不用羽創自乾道中又有

尅敵弓韓勳王所創始自紹興中至今不廢

四川作院

自休兵後有旨成都潼川遂寧府嘉州資渠州七作

院日造甲興元府興闔城州大安軍仙人關六作院

日造神臂弓甲皮氈器械山積今並屬總領所謂之

有軍庫焉弓弩多至數十萬箭數百萬隻

舟師戰車

東南沮洳非用武之地故多以舟師勝建炎四年春

陳思宥兀木于太湖紹興三十一年冬節使斬正家

奴于日島虞雍公顏亮于采石磯皆舟師也今沿江

諸軍咸有船棹士每按試中流上下如飛北人駭愕

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者獻戰車式上命爲樞密院  
計議官明年車成而不可用遂罷之二十九年夏殿  
前司統制官陳敏復上戰車之議上謂大臣曰車制  
雖古然用各有宜况其物料多南方所無姑令三帥  
議之免武臣有一得之歎其後卒不行議者謂春秋  
時申公使吳教之乘車由是始大故或以爲可用于  
今日不知古者以兵車交戰今虜人專尚鐵騎而吾  
欲以戰車用之未見其可

按靖康末樞密院將官劉浩

在河北募

兵創造戰車其法有左右角前後拒各冊率二十五  
人每車計百人宗汝霖戰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  
四十有四每車計五十五人李伯記車法兩竿雙輪  
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施鐵裙以衛人足旁施鐵索  
連可爲營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二十  
人執軍器以夾之兩旁每車計用二十五人法皆不  
同未知王大智陳戰車又何如也開禧初中郎將厲  
仲方者爲歷陽守仲方本書生嘗造戰車九牛弩未  
及用而罷去周虎繼之咸謂虎用其戰車敗虜于清  
水鎮然不知其詳何如也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十九

宋

井研

李心傳

伯徵

撰

邊防一

靖康建炎紹興大臣和戰守避說

靖康中大臣言邊事者為四說李伯紀欲戰何文鎮欲守李士美吳元中欲和白蒙亨唐欽叟欲去建炎紹興間大臣言邊事者亦為四說李伯紀張德遠欲戰范覺民趙元鎮欲守汪茂和汪廷俊以秦會之欲和朱元直朱藏一欲去始上之在南都也河東北軍民猶為朝廷固守其地故紀伯遣張所切拓撫河北而傳

亮經制河東然皆未及渡河而伯紀去位而汪黃共  
政固以河爲守焉已西南渡遂不能守和旣建僞齊  
猶以爲淮北爲界其後秦會之與兀朮分畫又弃海  
泗唐鄧和尚方山原及商秦之半紹興未復取之至  
隆興又棄時執政大臣張魏公獨主戰陳魯公湯慶  
公史郡王皆主和故主和議遂定

十三處功

自金虜入中原將帥望風奔潰未嘗有敢抗之者建  
炎三年十二月兀朮自杭州分兵至明州城下浙東  
置使張俊拒之小捷四年二月兀朮還過吳江縣

浙西宣撫使統制陳思恭以舟楫之手足太湖幾獲兀  
朮紹興元年兀朮親攻和尚原陝西都統制吳玠出  
奇邀擊大破之兀朮中流矢二僅以身免四年三月  
金陝西經畧使撒离喝犯殺金平爲吳玠所扼十月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敗兀朮游騎于大儀鎮遂不進  
六年十月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敗僞齊劉猊于  
藕塘降殺無遺猊挺身遁十年六月馬軍都虞候劉  
錡大敗兀朮于順昌兀朮拔寨還東京兩淮遂定十  
一年二月淮西撫使張俊淮北宣撫使楊沂中撫判  
官劉錡大敗兀朮十餘萬衆于柘欒二十一年十月

淮南制置使劉錡遣其將員琦敗金統軍高景山于  
用林是月浙西副摠營李寶敗統軍元顏鄭家奴于  
密州之唐島斬其子而步司統制官邵宏淵虜虜于  
真州之胥浦橋獲捷十一月中書府督口見參贊軍事  
虞允文以建康統制張振王琪之軍賂金主亮舟師  
于采石是歲馬司中軍統制趙樽復蕞州鄂州都統  
制吳拱拒虜于茨湖統制官王宣拒虜于確山三十  
年鎮江都統制張子蓋解圍海州此皆渡江以來中  
國之勝捷可稱者也乾道二年蔣子禮執政遂以明  
州城下和尚原殺金平大儀鎮順昌府皂角林胥浦

橋唐島采石蔡州茨湖確山海州為十三處戰功而

藕塘不與以所捷乃偽齊非金虜故也二年八月二  
十四日甲午

降旨

建炎三大戰

建炎紹興初諸將未嘗與虜戰也張俊號為名將然  
猶曰撻懶善戰其鋒不可當今救楚州併亡無益曲  
端與娄宿戰于白原建炎四年正月杜充與兀朮戰  
于建康三年十一月劉錡與娄宿戰于富平四年九月  
皆從敗焉其他率望風奔潰蓋未嘗接戰也曲端者  
本王子尚部曲張魏公復為主將端驟得志而驕白

原之敗其氣已沮故富平之役曲端以爲難

富平之役 二事

張魏公之使秦蜀也約以治兵三年而後用師進取  
公甫至秦亭而兀朮犯浙江上浮海東征公聞卽將  
見兵十餘萬人入衛明年春至房陵遇德音虜騎已  
退乃還是秋公聞虜欲再犯江淮乃命出師以撓其  
勢曲壯愍端爲帥統制以士不習戰難之參贊軍事  
劉彥冲亦以爲本計公曰吾豈不知此故東南方急  
不得不爾遂合戰于富平然是冬虜不能渡江而陝  
服以師遂爲婁宿所敗時慕容獨王子高贊之吳武

安玠爲裨將亦以爲難而不見聽云時人皆以此咎  
公特未知其本心耳富平之役合五路之師四十萬  
熙河經畧使劉錫爲都統制永興帥吳武安玠涇原  
帥劉忠武錡還慶帥趙觀察哲秦鳳提刑郭恭毅浩  
皆在行間時哲嘗請分兵魏公不聽也及敗哲全師  
而返魏公怒其先退故斬之然哲當復辟時又功在  
西邊議爲名將故魏公誅之當時不以爲是

兀朮犯江浙

建炎末兀朮謀犯浙江上時將幸會稽三年秋七月  
先奉孟太后及祖宗神主往豫章閏八月上自建康



東往留杜丞相充領行營之衆十餘萬守長江之險  
又命劉武僖屯池州以爲之援而韓蘄王屯京口張  
忠烈以其兵從上行冬十一月兀朮渡江武僖退屯  
星子太后奔處州衛兵百敗祖宗神馭後宮美人頗  
有失者杜相遁而降韓蘄王亦焚鎮江而去十二月  
兀朮自宗城徑趨臨安上遽航海是歲除夕兀朮遣  
偏將銃士至明州爲忠烈所敗四年春虜兵再至忠烈  
引兵遁虜遂屠明州及春水將至兀朮乃焚臨安而  
去韓忠武要之于黃天蕩相持四十八日夏四月兀  
朮自建康潛鑿小河而去忠武追之虜自上江縱火

焚其舟師韓大敗是後江浙荆湖皆爲胡虜所踐然  
兀朮亦危幾不得免自是不復過江焉

吳玠和尚原之勝仙人關之勝

紹興初金陝西選鋒都統斐宿死兀朮會諸道及女  
貞兵數萬人造浮梁跨渭元年春親改和尚原吳武  
安以陝西都統制出奇邀擊大破之兀朮中流矢二  
僅以身免獲其麾蓋自虜入中原其遇敗未嘗如此  
也三年春二月粘罕在大同府復遣陝西經畧使撒  
離喝與劉豫子麟裒五路敗兵自商於入寇金州守  
將王彥棄城走武安收兵保仙人原虜遂入梁洋蜀

中復大震張魏公猶爲宣撫使下令治潼川將士皆憤劉彥冲諫而止虜留屯中梁山踰月夏四月始自斜谷去興元其秋兀朮敗牛臯李橫于牟駝崗自商於謀寇蜀四年春撤離喝以十萬騎寇仙人關時張公已去武安豫爲壘于關側號殺金平嚴兵待之三月朔虜攻殺金平武安都統制官吳玠楊政田晟裨將姚仲王喜擊却之虜不能支乃引去還屯鳳翔授田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復寇蜀矣

岳飛襄陽之勝

襄陽据荆楚上游爲蜀門戶紹興三年夏僞齊將李

成攻陷鎮按使李橫以軍食不繼率部曲奔豫章時趙忠簡爲帥也四年忠簡入秉政議擢岳飛舉自江西復襄陽簽書樞密院事徐師川難之上不從師川由此罷政其秋遂復襄陽云

紹興失河南

河南白靖康中首爲粘罕所破伊陽人翟進率軍民上山保險建炎初以伊爲京西制置使守其地二年冬十月進爲劇寇楊進所襲墜斬死翟興代之後翟興河南鎮撫使劉豫旣立深憚興紹興二年春用其降將楊偉計與虜人兵襲山寨興戰死子琮代爲宣

撫使久之襄穎皆陷琮孤立力不能敵帥所部突圍而出朝廷始盡失河南焉

韓世忠大儀之勝

楊存中藕塘之勝

自虜立僞齊建炎四年秋繼以余覲之叛紹興二年秋由是不復寇江紹興四年秋劉豫聞朝廷遣章尚書誼等求河南地乃乞師入寇金主晟命諸將議之粘罕兀室以爲難窩離唄以爲可遂命窩離唄及撻懶權左右副元帥提兵應豫又以右都監兀朮嘗過江知地險易使爲先鋒于是騎兵自泗攻揚部兵自楚攻高郵朱藏一聞之勸上避狄忠簡獨曰戰而不

捷去未晚也上遂命忠簡代爲相而忠簡奏起張忠敵代爲樞密院事既日赴江上視師上自幸平江冬十月韓蘄王敗兀朮之前軍于大儀鎮兀朮還泗上會天大雨雪虜糧乏絕蕃軍漢皆不顧行又聞金主病薦十二月兀朮用其愛將韓常計夜引還韓劉二將追擊之俘獲甚衆劉麟僅以身免明年春上還臨安擢忠敵爲相是夏忠敵旣平陽公銳意大舉六年春遂督都行邊揭榜疏豫僭逆之罪命韓蘄屯楚州以圖睢揚劉安城屯合肥以昭北軍張魯王進屯盱眙而楊和王領中軍爲後命又命岳武穆屯襄陽以

謀中原武穆遣兵入蔡州焚其積聚軍聲大振秋九月上復幸平江劉豫聞之求救于金熙寧宣其伯父領二省田宋國王宗盤難之乃聽豫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時豫以其子淮西王麟爲行臺尚書令遣叛將李成孔彥舟閔師古僉鄉兵三十萬逼合肥又遣其姪猊東出渦口左廂趙忠簡聞之惧議移肝貽之戍退合肥之師召襄陽之兵東下蓋欲專爲操江之計時劉安城已棄合肥去忠敏自馳至采石止之冬十月楊和王與劉猊遇于藕塘殺降無遺麟拔寨遁去獲其糧舟四百艘十一月忠簡罷忠敏獨相

明年春二月 上幸建康自是虜人不敢南而劉相廢矣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二十一  
宋 井研 李心傳 伯微 撰  
邊防二 虜亮叛盟  
金海陵煬王以癸酉冬篡立乙亥歲已有南侵意遂  
謀遷居汴都未幾大內火宮室悉為所焚由是遷都  
之計稍緩丙子歲復營汴都戊寅夏諭其吏部尚書  
李迪等以憂上帝命已征江南其秋擢迪叅知政事  
己卯春遂罷淮北陝西諸權場三月再修汴京冬命  
李迪造軍器于中都戶部尚書蘓保衡造戰船于潞

朝野雜記卷二十一

河又以我叛臣施達來賀庚辰正旦在虜改名宜中  
密隱画工使圖臨安之江山城郭以歸秋金主命  
戶部尚書梁球計女貞契丹奚三部之衆不限丁數  
悉簽起之凡二十四萬以其中壯者爲正軍弱者爲  
阿里喜又簽中原渤海漢兒十五道中都南京兩道  
不簽每道各萬人合蕃漢兵爲二十七萬時光守強  
友諒者言金主已死胡維嗣主改元新德大臣信之  
辛巳春虜并父賀正旦還言虜酋不死已長甲造舟  
必爲南渡之計上擢并父中書舍人三月左相陳魯  
公聞虜決敗盟乃稍飭兩淮邊備夏四月命吳襄烈

拱以所部自蜀中移戍漢上而徙劉太尉鑄典鎮江  
諸軍不閱月王全來出慢語大闡張去爲陰陳避狄  
之計宰相陳魯公持不可乃以吳信王璘爲四川宣  
撫使而制置使王剛中同措置軍前事務六月命成  
節使閔以騎司軍三萬人往武昌控振時金主在汝  
州避暑朝廷恐其驟至因拜劉信叔爲江淮制置使  
禦之是月北人魏勝取海州秋七月金主徙都汴  
京命統軍劉諤出唐鄧以窺荆襄張忠彥屯鳳翔以  
圖巴蜀蘓保衡統水軍以趨浙右餘兵則自將焉九  
月盱眙監渡官夏俊取泗州先是金主造浮梁于淮冬

十月三日自渦口濟衆號百萬人帳相望征鼓之聲相聞遠近大震

虞丞相采石之勝

辛巳十月海陵旣渡淮建康都統制王節使權奔廬州去引兵屯采石避敵軍統領姚興者獨以所部三千人戰死于尉子橋權言于朝云已退所以誘虜深入將與邵宏淵李顯忠夾擊之宋漢章楊元老猶以爲然上聞虜已迫命漢章都督江淮軍馬漢章辭乃命葉審言以元樞統親軍馬虞并父舍人叅贊軍事十二月甲戌審言至建康夜被旨以李顯忠代王權

乃詐以檄召權計事命并父馳至池州趣顯忠交權軍事時葛王以立葛王以十月朔立于會寧海陵爲內變所撓駐軍和州之雞籠山用閩人梁漢臣議將自采石濟乙亥臨江築壇刑白馬祭天期用翌日南渡丙子并父將至采石道聞之卽疾前督王權餘軍決戰士皆願死于是統制張振王琪時俊盛新等列江岸靜以待之而以海鯀舩載精兵駐中流迎敵布陳甫畢金主自以小紅旗麾舟絕江而來先是諸將盡伏山崦虜未之覺也一見大驚欲退不可虜舟皆旋爲之底不平舟中之衆人又械不能施皆盡爲官軍所

殺是夕椎牛張酒以勞軍夜半復嚴兵以待敵丁丑  
并父命盛 新引舟師直抵楊林河口戒之曰若虜舟自  
河出即齊力射之必爭與死毋令一舟得出使河口  
無虜舡則以尅敵神臂弓射北岸新卽駐舟江心齊  
力射虜見舟無歸路遂于下流縱火自焚官軍亦于  
上流焚其舟九百八十金主引去自往瓜州是日李  
顯忠至石梁漢臣者梁師成養子也

### 李寶膠西之勝

紹興五年劉豫嘗敵海道圖及戰舡本樣于金主亶  
亶入其說採木于蔚州將造戰船且浮海入寇旣而

盜賊蜂起事遂中輟海陵之世淮浙奸民倪荀梁簡  
等至北地敵議造舟因爲鄉導已卯冬海陵乃命蘓  
保衡造舟于潞河辛巳秋以保衡爲統軍使浮海來  
寇朝廷聞之命浙西副總管李寶駐江陰以防海道  
八月李寶發江陰至東海縣解魏勝之圍冬十月遂  
引舟師至密州膠西縣石曰島時虜舟已出海口相  
距止一山候風卽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丙寅風自  
南來衆喜爭奮引帆握刃俄頃過山鼓聲震疊虜驚  
失措虜帆皆以錦纈爲之彌亘數里忽爲波濤捲聚  
一隅窘蹙搖兀無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烟焰隨



發延燒數百艘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殪之其餘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斬副統軍完顏正家奴蘓保衡自經死捕得倪荀梁簡皆誅之獲其軍儲器械以萬計寶聞金主已渡淮遂還屯東海遣使奏捷

劉錡皂角林之勝

劉信叔以九月二十九日發揚州十月至山陽金主渡淮遂還走瓜州盡棄淮東之地時金主遣統制高景山以步騎數萬攻揚州信叔將大軍禦之虜以糧裹舟并糧而上信叔募善沒者鑿舟沉之虜大

驚俄而信叔病嘔血乃不能支猶肩輿臨敵虜遂犯揚子橋欲以邀之乙丑信叔遣左軍統制員琦戰于皂角林小校王左以步卒四百人自林設伏虜既入張弩俄發大敗之斬景山俘數百人虜乃還而信叔亦退屯鎮江府十一月信叔病劇督視軍馬葉審言以副總管李橫攝都統制趣令過江信叔兄子中軍統制官汜隨橫以往壬申戰于瓜州汜軍大敗庚辰虞并父自采石還建康審言卽命往瓜州防托丁亥信叔以病本辭上聞汜敗軍亟命御營宿衛使楊和王如鎮江措置命大臣放散鰥寡避狄陳魯公得

御札亟焚之事遂止金主至瓜州數日聞李寶已入膠西成閔諸軍順流而下亮愈忿乃還揚州召諸將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將以天險諫亮不從乙未夜諸將卽帳中殺亮語在夷狄事中諸酋旣弑亮欲遣使報我訪得瓜州所俘成忠郎張真使持其都督府牒至本朝三省樞密院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民枉被塗炭已從廢殞具議班師各務戢兵以全舊好十二月甲辰真至行在上乃命諸道迤邐進師是月上幸建康壬午二月復還臨安

高宗建康東歸

上之在建康也吳明可帶爲殿前侍御史建言大駕宜留建康以繫中原之望會有陳駐驛利害者詔從侍臺諫議之明可謂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朝論不欲進取乃詔以淵聖皇帝祔廟將及暫還臨安上未行邊吏言虜人未聘明可又言虜使之來蓋欲窺我進退視我虛寔不如受禮建康俟其出疆然後還亦未晚也不從上計定議東還而軍事秣所付張和公爲建康守衆望屬之詔以楊和王爲宣撫使中外大失望劉恭甫舍人不書錄黃上怒恭甫封還卒罷宣撫使俾專

措置而已是歲四月遂召和王還行在以張公兼措置兩淮先是金人以十萬衆圍魏勝于海州上命張大尉子蓋爲鎮江都統制自京口往救之且令張公節制子蓋曰彼衆我寡利在速戰不可使虜賊知吾虛寔五月辛亥子蓋率精銳數千騎先入敗虜于石湫堰虜溺死者半餘騎遁去後六日海州圍解然廟堂旣主和議不言兵故召諸將還無復北討之意矣

癸未甲申和戰本末

金亮之殞也朝廷旣復兩淮地遂乘勝取海泗塘鄧陳蔡許汝高壽等十郡未幾有詔班師諸將乃棄潁

蔡諸郡而歸淮寧土豪陳亨祖者先挈地來降及是死于難始京東義士耿京率衆据東平府遣掌書記辛棄疾赴行在壬午春勅授京平軍節度使節制京東河北忠義軍馬旣而張忠建來告登位朝廷遂不復通後京亦爲虜所誅獨唐鄧海泗猶在是夏虜以數萬衆圍海州四月丁丑詔以張子蓋爲鎮江都統制往援之子蓋之姪俊以節制使奉京祠張魏公時判建康兼措置兩淮事務乃命蓋受魏節度子蓋亟渡江五月辛亥遇虜于石湫堰大敗之丁巳海州圍解六月丙子孝宗受禪七月庚子魏公被旨入對見

子內殿癸卯拜江淮宣撫使甲子洪景廬賀金主登位回赴行在先是金主遣都元帥僕散忠蓋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來徑畧泗州地既爲我師所敗乃欲大言以脅取之于是命其知泗州蒲察徒穆以檄至盱眙重虜之泗州守蒲察徒穆寓治宿州九月庚子詔畧曰敵人來索舊禮從之則不忍屈則從邊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絕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宰執侍從臺諫各宜以已見指陳定論以聞于是翰林學士承旨洪遵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周必大共爲

一議大畧謂宜直情徑行亦無前日之患或許稍歸侵地勿遽爲之屈謂宜歲遺金繒如來議不可海泗地則彼亦無可藉口而已殿中侍御史張震自爲議畧謂海州控扼海道陝西地多險要皆不可弃至于受冊禮絕歸附之類其不可有十權工部侍郎張闡自爲一議大畧謂選將練師分可正江淮授田遺民可招監察御史陳良翰自爲一議大畧謂不用舊禮後遺民可招其餘侍從臺諫襄封繼上而宰執獨無奏章史魯公時爲叅知政事上問之史公但以謹邊備爲對畧曰先爲守備是乃良規此乃一時之權

宜蓋度今年之事力倘聽淺謀之士時與不教之師  
寇去則論賞戮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跡謂之恢復豈  
不痛哉于是虜之右副元帥合喜與四川宣撫使吳  
璘爭德順方急蜀人楊民望爲吏部郎官建言宜棄  
三路而虞并父爲宣諭使力請勿棄章丁餘上丁酉  
并父罷知夔州辛丑詔璘審度事勢從長措置務要  
保護川蜀蓋示以棄地之意也又詔侍從臺諫各舉  
可備使蜀者臺諫共舉汪聖錫見知福州沈德和見  
知平江許覺民尹見知宣州皆可用而周子充與侍  
從共舉王瞻叔見太府領四川摠卿辛亥以瞻叔權

戶部侍郎充宣諭使上尋悔乙卯冬復并父往璘軍  
前計事事畢赴行在戊午報登位使劉其父辭行十  
月乙己葉審言罷知樞密院以臺諫張真父周元持  
論劾也是時金虜聚兵積糧于宿州之靈壁及虹縣  
而淮西招撫使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議欲襲  
其二邑魏公言于朝史公以七事報之大畧言二將  
恐未可恃魏公欲先取山東地十一月乙巳詔以張  
子蓋爲淮東招撫使史公力論其不可大畧謂山東  
去虜巢萬里彼雖不能守未害滅其強兩淮天地陷  
沒則朝廷之憂如何矣弗聽後十六日乞免樞密院

職事許之史公尋復論招納三弊一棄寔而務名二捨近而求遠三見利而忘害蓋左相陳魯公專主招納故也十二月丙寅手詔罷德順軍屯戍並令于秦州以理安洎棄此三路指揮二月十四日辛未劉共父還行在隆興元年正月庚子史公拜右僕射魏公亦拜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子蓋聞朝論不勝憤悒死正月十七日戊戌魏公及定濤二邑之議會布衣李信甫者敵書言招納之利二月壬戌上命信甫以兵部員外郎爲宣諭使持螞書間往撫定中原已酉擢顯忠主管殿前司公事先是虜帥荅魏公書謂境

土當以上隆以前界魏公聞于朝上出師之計參贊軍陳應求薦立夫謂其難二將以言詰之陳唐語塞四月戊辰魏公入奏事上定議出師渡淮而陳丈二公不可由是三省樞密院不復預聞徑自督府行下魏公至揚州合殿前江淮兵八十萬可用者六萬分隸二將號二十萬戊子宏淵大軍次盱眙己丑顯忠大軍次定遠五月甲午二帥濟淮丁酉顯忠復靈璧縣宏淵至虹虜拒之戊戌顯忠東趨虹縣開門蒲察徒穆大周仁亦降軍聲大振右翼軍都統蕭琦窮蹙癸卯以親從百餘人降于顯忠壬寅魏公渡江甲

辰捷奏至行右相先以不與出師力丐免御史王龜  
齡亦有言乙巳右相罷丙午二將復宿州會宏淵與  
顯忠不相能而顯忠又私其不以犒士士憤怨辛亥  
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至城下官軍漸潰癸丑拜  
顯忠使和宏淵節度使甲寅夜兩軍大潰而歸虜亦  
不追士卒死亡甚衆資糧器械委棄皆盡乙卯下詔  
親征丙辰詔魏公遣都督襄荆軍馬代汪明遠蓋未  
知符離之潰也是日二將至濠州顯忠待罪魏公以  
劉保爲鎮江都統制先是傳者言宏淵已死虜乘勝  
南來魏公乃乞遣使議和又乞致仕六月癸丑奏至

行在丁卯召湯進之爲醴泉觀使兼侍讀時以太觀  
文領洞霄戊辰召虞并父赴行在時以敷學守太平  
庚午魏公自盱眙還揚州壬申楊存中爲御營使節  
制殿前司軍馬大傅和義王癸酉下詔責已左  
相待罪魏公降特進元係少傅充江淮宣撫使己卯  
責顯忠于筠州甲申虞并父爲湖北京西宣撫使後  
六日改充制置使七月癸巳進之復相丙申罷宣撫  
使便宜行事八月丙寅復魏公都督江淮軍馬先一  
日八月六日甲子紇石烈志寧遣書遺三省樞密院  
己卯進呈上付督府魏公未肯答而湯陳二相欲亟

與之和丙戌以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禛爲樞密院計議官持報書以往畧謂泗海鄧唐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復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于歲幣固非所較第以兩淮凋殘之後恐未能充其數九月仲賢辭行上戒勿許四郡而執政命許之無傷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惧之以威乃言歸當稟命許四郡遂以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來凡畫定四事一叔姪通書式二唐鄧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亡俘虜之人且約令十一月二十日以前持誓書來史丞相之在位也嘗與魏之議欲以弟姪之禮事之書見勛

峯謾錄至是頗合其說己丑進呈執政皆賀上猶欲議割海泗徐唐鄧侍御史周操右正言陳良翰劾之相繼入見論其不可十一月十一日戊戌上令執政出虜書示之執政不出湯相遽奏以戶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知閣門事龍大淵副之十三日庚子大淵上所厚也是日操良翰始見虜書翌日共奏乞勿與四州待得陵寢而後與歲幣于是左僕射陳康伯右僕射湯思退叅知政事周葵同知樞密院事洪遵同奏張俊宿望寔當闔國論望召俊歸闕特垂諮訪乃臺諫之臣亦當與闔國論望召俊歸闕特垂諮訪乃



令侍從臺諫集議當與不當議和合與不合遣使禮  
數之後先土貢之取子仍令各荐所知以備小使凡  
五事于後省限一日集議十一月十四日辛丑翌日  
吏部尚書凌景夏戶部尚書韓仲通權吏部侍郎余  
時言刑部侍郎路彬同一議大畧謂既正名分則當  
遣使當與歲幣而四州疆土當講與祖宗陵寢及欽  
徽梓宮兩易之禮部侍郎黃中兵部侍郎金安節同  
一議大畧謂如稱叔侄二字未得允當四國國號不  
加大字及用再拜如增幣當還欽宗梓宮陞州爲淮襄屏蔽  
不可與寧少體不歸我口田每遣使當迎奉陵寢地

彼必使入國恭謂陵寢一決侍御史周操左正言陳  
良翰同一議大畧謂名分既正則侄國之類不須深  
較惟土疆不可與國人八不可遣邊備不可撤及每  
歲展敬陵寢皆須預約人乞令張俊條具給事中錢  
周材起居舍人馬騏同一議大畧謂我當稱大宋謹  
白如與大遼之事已有定議四州決不可割又乞  
令張俊參決工部尚書張闡自爲議大畧謂和  
不可不議使不可不遣歲幣

不必校四川不可割今不如擊之兼著起居郎胡銓  
自爲一議大畧謂虜因符離之役震熠求和今欲

與不共載天之仇講信修睦三綱五常掃地盡矣况萬無可信之理何與黃潛善秦檜前車之覆不可不戒監察御史尹穡自為一議大畧謂

國家事

力未備當與虜和惟增加歲幣勿勿請陵寢則和議

棄四州

可集監察閻安中白為一議大畧謂四州我之門戶決不可棄當以和好為權宜用兵為寔政又翌日上朝德壽宮十五日壬寅因奏知遣使通問事上皇甚喜諭以欲自備一番禮物魏公在揚州聞之遣敬夫入奏仲賢辱國無狀上始怒操又論仲賢不應擅許四郡下大理削其官召魏公赴行在十一月十九丙

午兵部尚書虞允文時為京湖制置司亦以四州不可棄此數

上疏爭之侍從臺諫議上之十日宰執覆奏言此皆

以利害不切于已大言誤以國邀美名宗之重豈全戲

劇今日議和正欲使軍民小就休息回得為自治之

計待中原之變上遂意定侍從臺諫以十一日議宰

執二十五日 王子上此言十二月陳公罷左

僕射初三日己未先是周揮陳良翰嘗言大使不可

遣遣當小使而上意不以為然遂遣審議官右宣義郎胡

昉修武郎楊由議先行初八日甲子後十餘日通問

副使王之望龍大淵駁行在十九庚午朝辭日乙亥

出門又二日進之轉左僕射而魏公亦拜右僕二十  
一日丁丑明年正月復以書來大畧言係本朝內  
地不當言議外其餘事理非元帥所當可否三月丙  
戌朔上手批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丁亥詔荆  
襄川陝嚴爲邊備仍不得先事妄舉湯相計窮請  
上以繼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上批付三省日虜  
無禮如此卿猶欲和今日虜勢非秦檜時比卿之議  
論秦檜不若湯相恐乃以乞奉祠而陰謀去張公益  
甚遂令瞻叔大淵驛馳言兵少糧乏樓櫓器械  
未備候全無又言委四軍內衆以守泗州非計上頗惑

之乃命魏公行邊二月五日庚寅遂還戍兵罷招冊  
一日丙午詔建康鎮江大綱三衛戍兵更番歸  
寨右正言尹穡又劾魏公跋扈乃議先罷都督府而  
以瞻叔及錢處和爲淮宣諭使代之三月爲吏二十  
五日庚戌夜批出處時爲疊部侍郎益莊文太子妃之  
父也瞻叔未行又拜左諫議大夫四月二日辛酉蓋  
欲使議論歸一也四月魏公還至鎮江乞罷都督府  
四月十四戊辰罷旣又至平江之虎邱乞罷政上  
皆許之二十三日丁丑得請七月戊子并甫罷乙巳  
命海泗撤戍八月壬午詔魏公丞相南夫以宗政少卿

爲通問國信使瞻叔疏陳和戰三策又言今日無橫  
身任事之臣時胡邦衡爲兵部侍郎因轉對爲上言  
與虜和可弔者十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  
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與  
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爲快倘乾  
綱獨斷追回使者絕講知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  
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爲矣孫造諭虜人以重兵  
脅和上聞有虜師乃命建康都統制王彥渡江屯招  
閔彥以九月二十日壬寅渡江三衛大軍江池戎師  
相繼皆出又命湯相都督江淮軍馬九月二十一日

癸卯湯不行十一月忠義自清河口渡淮守將魏勝  
戰死初四日乙酉劉保自楚州王彥自開闕南道上猶  
未之知下詔畧曰朕以太上聖意不敢重違而宰輔  
羣臣前后屢請以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成數亦  
如詔若彼堅欲商秦之地俘降之人則朕有以國  
斃不能從也初五炳詔知湯不行乃命揚存中同視  
日內事急復以王瞻叔爲都督十一月督軍馬九月  
二十三日乙巳又六日辛亥夜御札又以爲都督十  
一月 戊子瞻叔聞督命力辭后二日乃陞存中爲  
都督九日庚寅翌日思退罷十日辛卯又翌日謫永

州十一日壬辰大學士張觀宋鼎葛用中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乞斬湯思退王之望尹穡三奸臣竄其黨以适晁公武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而用陳康伯胡銓為心腹召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浚王十朋陳良翰黃忠龔茂良劉鳳張拭查籥協謀同心以濟大事時虜已自濠州繫橋渡淮又分兵陷滁州後三日遂命國信所管辦公事王抃往見虜帥翌日下詔視師十六日丁酉又翌日十七日戊戌復拜陳魯公為左僕射于是錢處和虞并父皆除執政處和十一月二十日辛丑除僉樞密院兼權叅政并父

二十日壬寅除僉樞同瞻叔先已請至江上勞師二十日癸卯朝辭虜兵至六合縣步軍司中軍統制崔臯擊却之十一月二十三日甲辰王抃出疆凡九日乃至隸河口見僕散忠義閏十一月五日辰時後十一日見紇石烈志寧十六日丁卯虜皆聽許先是朝廷命尹穡胡邦衡分往浙東西措置海道十一月十九日庚子二人皆挈家以行于是詔穡與邦衡俱罷閏十一月十一日瞻叔首下令諸將不得妄進軍上聞虜師退命督府擇利擊之十七日戊辰夜且下堂帖詰責瞻叔言王抃既還不可冒于小利以害大計

上不憚言者乃擊瞻叔罪罷之二十四日乙亥除端明知太平十二月南夫渡淮八日戊子三省樞密院復貽志寧書畧曰修好齊盟出于初議中曲間或爲矛盾之言致此數年未講衣裳之會茲令嘉報不替舊歡仰衛社之大忠感睦鄰之高誼已遵要束無復異同兼學士院洪景伯所草也南夫至汴京二酋先遣并歸而令南夫與其介康詣燕山虜師亦罷遂以景伯爲賀生辰使大龍洲副之後二十日都督府詰罷六日乙丑存中除兩鎮節度使二十一日庚子其夏金主所遣報問使副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仲

翰林直學士楊伯雄至行在持書入見四月二十二日庚子始謂上爲皇帝云

權場

自紹興通和後始置權場升盱眙縣爲軍以軍器監主簿沈該直祕閣知軍事使之置指凡權場之法商人貲百千以下者十人爲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泗州權場博易俟得百物還復易其半以往大商不心以埃北賈之來其後又置場于光州棗陽安豐軍花厭鎮而金亦于蔡泗唐鄧秦鞏洮鳳翔置諸場皆以盱眙軍爲準二十九年海陵將罷淮北陝西

諸權場獨泗州如故邊吏以聞于是自盱眙外餘悉  
罷乾道初乃復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第二十八頁四頁一十二

諸權場獨泗州如故邊吏以聞于是自野始外餘悉  
罷乾道初乃復

建寧以奉朝野雜記甲集卷第二十



